



清儒學案

世章



□ 12
3276
4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60 1 2 3 4 5 6 7 8 9 60

8758
4

清儒學案卷六

吳江徐世昌

學林錄

學林之學實事求是小分派不門戶極其用易規矩較
爲有清一代學術淵源所自出後之學多有因襲以引
申之各成專家而敦實以世道人心爲本者雖論治更便
外焉此其學之所以大也

顧先生吳武

顧炎武原名綬字甯人崑山人明諸生父同吉早卒將王氏宋
趙守節撫先生爲嗣年十二祖紹晉授以通鑑三年而學窮究
經世之學諸經外好宋人性理諸書讀之乙酉南都亡率母避
兵常無恙山舍勤不怠起誠師先生吳歸尤惡就之節上授

清儒學案卷六

亭林學案上

天津徐世昌

亭林之學實事求是不分漢宋門戶經世致用規模闊峻
爲有清一代學術淵源所自出後之承學者因其端以引
申之各成專家而兢兢以世道人心爲本論學論治莫能
外焉此其學之所以大也述亭林學案

顧先生炎武

顧炎武原名絳字甯人崑山人明諸生父同吉早卒聘王氏未
婚守節撫先生爲嗣年十一祖紹芾授以通鑑三年而畢熟究
經世之學諸經外好宋人性理諸書順治乙酉南都亡奉母避
兵常熟崑山令楊永言起義師先生及歸元恭從之魯王授爲

兵部司務事不克幸脫母不食卒遺命誠勿事二姓唐王以職
方主事召未赴叛僕陸恩欲告通海事且急以計殺之被繫有
救之者遂去家不返四謁孝陵六謁思陵往來於齊燕秦晉之
間以萊州黃培詩獄牽連自投濟南獄就鞫得白先生自負用
世之略不得一遂所至輒小試之墾田於雁門之北五臺之東
累致千金隨寓贍足晚居陝之華陰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
清議實他邦所少華陰綰轂關河足不出戶能見天下之人聞
天下之事一旦有事入山守險若有事四方一出關門亦有建
瓴之勢乃定居焉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所至以二贏二馬載
書過邊塞亭障呼老兵詢曲折有與平日所聞不合發書對勘
平原曠野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學主於斂華就實晚益篤
志經學曰經學卽理學也舍經學則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於陸

王之說辨之最力論治綜覈名實於禮教尤兢兢謂風俗衰廉
恥之防潰由無禮以權之常欲以古制率天下生平論學標博
學於文行已有恥二語爲宗旨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關失撰
杜解補正三卷精韻學撰音論三卷以明陳第言古韻雖闕榛
蕪猶未邃密乃推尋經傳探討本原又詩本音十卷主陳第詩
無協韻之說不與吳棫本音爭亦不用械之例但卽本經互考
證以他書明古音原作是讀故曰本音又易音三卷唐韻正二
十卷古音表二卷韻補一卷復三代以來之音分部正帙而知
其變撰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採取諸史圖經文編說
部凡關於民生利病者臚列之別有肇域志一百卷則考索之
餘合圖經而成又撰金石文字記六卷求古錄一卷與經史相
證歐趙不及其精其日知錄三十二卷補遺四卷自少讀書有

得輒記時復改定古人先有者削之積三十餘年而後成自著
諸書精要多括載其中其他著述有文集詩集五經同異二十
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營平二州地名記營平二州史事
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下學指南譎觚菰中隨
筆諸書清初學有根柢者以先生爲最世稱亭林先生會詔開
博學鴻詞科又修明史大臣爭欲薦之以死自誓乃免康熙二
十年卒年七十宣統初從祀文廟

參史傳 全祖望撰
墓表 張穆輯年譜

日知錄

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傳傳中更
無別象其所言卦之本象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外惟頤中
有物本之卦名有飛鳥之象本之卦辭而夫子未嘗增設一象
也苟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爲震巽同

氣相求爲艮兌水流濕火就燥爲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爲龍風
從虎則曰坤爲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旨荒矣
豈知聖人立言取譬固與後之文人同其體例何嘗屑屑於象
哉王弼之注雖涉於元虛然已一掃易學之榛蕪而開之大路
矣

原注王輔嗣略例曰互體不足遂及卦變
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喻彌甚不有程子大義何

由而明乎

易之互體卦變詩之叶韻春秋之例月日經說之繚繞破碎於
俗儒者多矣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
學者之患莫甚乎執一而不化及其施之於事有扞格而不通
則忿懣生而五情瞽亂與眾人之滑性而焚和者相去蓋無幾
也孔子惡果敢而窒者非獨處事也爲學亦然告子不動心之
學至於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以爲其弊必將如蹶趨者

之反動其心此良其限列其資之說也君子之學不然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而無熏心之厲矣

羽翰之音雖登于天而非實際其如莊周齊物之言騶衍怪迂之辯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者乎以視車服傳於弟子絃歌徧於魯中若鶴鳴而子和者孰誕孰信夫人而識之矣永嘉之亡太清之亂豈非談空空覈元元者有以致之哉翰音登于天中孚之反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器則道無所寓說在乎孔子之學琴於師襄也已習其數然後可以得其志已習其志然後可以得其爲人是雖孔子之天縱未嘗不求之象數也故其自言曰下學而上達

數往者順造化人事之迹有常而可驗順以攷之於前也知來者逆變化云爲之動日新而無窮逆以推之於後也聖人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作爲易書以前民用所設者未然之占所期者未至之事是以謂之逆數雖然若不本於八卦已成之迹亦安所觀其會通而繫之爻象乎是以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間而不在于圖書象數也今之穿鑿圖象以自爲能者畔也

記者於夫子學易之言而卽繼之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詩書執禮者皆言易也人

荀循乎詩書執禮之常而不越焉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故其作繫辭傳於悔吝无咎之旨特諄諄焉而大象所言凡其體之於身施之於政者無非用易之事然辭本乎象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觀之者淺玩之者深矣其所以與民同患者必於辭焉著之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極二章皆言數之所起亦贊易之所不可遺而未嘗專以象數教人爲學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意也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迹於其中以爲易而其易爲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所以思得見夫有恆也有恆然後可以無大過

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武王之誥康叔既祗遜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耆成人又別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戒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後進之以稽謀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學古入官曰不學牆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學古而欲稽天豈非不耕而求穫乎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此性善之說所自出也節性惟日其邁此性相近之說所自出也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成王作周官之書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時代不遠其多寡何若此之懸絕哉且天下之事一職之微至於委

吏乘田亦不可闕而謂二帝之世遂能以百官該內外之務吾不敢信也攷之傳注亦第以爲因時制宜而莫詳其實吾以爲唐虞之官不止於百而其咨而命之者二十有二人其餘九官之佐爰旰伯與朱虎熊羆之倫暨侍御僕從以至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以名達於天子者不過百人而已其他則穆王之命所謂慎簡乃僚而天子不親其黜陟者也故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夏商之世法日詳而天子之職日侵於下其命於天子者多故倍也觀於立政之書內至於亞旅外至於表臣百司而夷微盧烝三亳阪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則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惟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

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補歷代因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寢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故劉炫對牛宏以爲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此政之所以日繁而沈既濟之議欲令六品以下及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

原注唐書百官志曰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

賢才足矣後之人見周禮一書設官之多職事之密以爲周之所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之外文王罔敢知也然則周之制雖詳而意猶不異於唐虞矣求治之君其可以天子而預銓曹之事哉

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巡侯

甸而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

原注亦周初大師之本名馬永卿述元城劉先生之言亦謂邶鄘衛本商

之畿內故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

序王之上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

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

名也詩雖變而大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

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於列國而爲之說曰列黍離於

原注晉范甯春秋穀梁傳序

國風齊王德於邦君誤矣

原注惟何彼穠

二南也幽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

矣爲平王以後之詩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

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周頌西

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

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幽
以頌則固未嘗亡也

自周南至幽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誤程泰之辨之詳矣幽詩

不屬於國風周世之國無幽此非太師所采周公追王業之始

作爲七月之詩兼雅頌之聲而用之祈報之事周禮籥章逆暑

迎寒則歛幽詩祈年於田祖則歛幽雅祭蜡則歛幽頌雪山王

氏曰此一詩而三用也

原注謂籥章之幽詩以鼓鐘琴瑟四器

管春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籥之聲合籥也笙師歛竿笙塤籥簫篴簫

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

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鳴鶚以下或周公

之作或爲周公而作則皆附於幽焉雖不以合樂然與二南同

爲有周盛時之詩非東周以後列國之風也故他無可附

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何以爲變雅乎采芑傳曰

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

原注正義曰名生於不足觀夫

鹿鳴以下諸篇其於君臣兄弟朋友之間無不曲當而未嘗有
夸大之辭大雅之稱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
之功盛矣大矣不過曰會朝清明而止然則宣王之詩不有侈
於前人者乎原注如韓奕之篇尤侈一傳而周遂亡嗚呼此太子晉所以
謂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固不待沔水之憂祈父之刺
而後見之也

詩之次序猶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舊文述而不作也頌者美
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
者魯人謂之頌也原注鄭氏曰襄公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然春秋列國卿大夫賦詩無及此四篇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為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
安得不謂之頌乎為下不倍也春秋書公書郊禘亦同此義孟

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今人以爲聖人作書
必有驚世絕俗之見此是以私心待聖人世人讀書如王介甫
纔入貢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紛更原注宋史張方平傳此最學者之大病
也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
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
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
扈鴛鴦魚藻采芣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
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
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原注朱子曰月傳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
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

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

原注十月之交有豔妻之云自當是幽王

漢興之初

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原注左傳昭公二年未筆削之春秋也

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之

盛朝觀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

原注孟子雖言詩亡然後春秋作然不應伯禽至孝公二百五十年全無紀載

自隱公以下世道衰

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已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以聖人之明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豈難攷厯布算以補其闕而夫子不敢也況於史文之誤而無從取正者乎況於列國之事得之傳聞不登於史策者乎左氏之書成之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可謂富矣而夫子當時未必見也史之所不書則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者且春秋魯國之史也即使厯聘之餘必聞其政遂可

以百二十國之寶書增入本國之記注乎

原注成公十三年公會諸侯伐秦下正義

日經文依史官策書策書所無故經文遂闕也傳文采於簡牘簡牘先有故傳文獨存也

類不書者舊史之所無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馬司城之不名者

闕也

原注齊崔氏出奔衛去名而書族宋殺其大夫山去族而書字疑皆前史之闕

鄭伯髡頑楚子麇

齊侯陽生之實弑而書卒者傳聞不勝簡書是以從舊史之文

也

原注邵氏曰赴以卒則卒赴以弑則弑弑而赴以卒其弑也傳聞云爾也傳聞不勝簡書是以書卒以待察也比之疑獄

左氏出於獲麟之後網羅浩博實夫子之所未見乃後之儒者

似謂已有此書夫子據而筆削之即左氏之解經於所不合者

亦多曲爲之說而經生之論遂以聖人所不知爲諱是以新說

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學春秋之言皆郢書燕說而夫子之

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豈特告子張乎

修春秋之法亦不過此

春秋因魯史而修者也左氏傳采列國之史而作者也故所書

晉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於中國則以列國之史參之而一從

周正自惠公以前則間用夏正其不出於一人明矣其謂賈仲

子爲子氏未薨平王崩爲赴以庚戌

原注先王戎十二日

陳侯鮑卒爲再

赴似皆揣摩而爲之說三正之名見於甘誓蘇氏以爲自舜以

前必有一建子建丑爲正者其來尙矣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

修其禮物則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覲會同則用周之正

朔其於本國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獨是晉爲姬姓之國而用

夏正則不可解

原注三正之所以異者疑古之分國各有所受故公劉當夏后之世而一之日二之日已用建

子爲紀晉之用寅其亦承唐人之舊與杜預春秋後序曰晉太

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

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

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今攷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平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爲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原注羅泌以爲傳據晉史經則周歷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正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歷推之爲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晉人用夏正之見於傳者也

左氏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哀公十二年冬

十二月螽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並是魯歷春秋時各國之歷亦自有不同者經特據魯歷書之耳原注史記秦宣公享國十二年初志

閏月此各國歷法不同之一證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

上年閏月原注上有十二月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

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傳在上年閏月原注上有冬皆魯失閏之

證杜以爲從告非也

史記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則以魯歷爲周歷非也平王東遷以後周朔之不頒久矣故漢書律歷志六歷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其於左氏之言失閏皆謂魯歷蓋本劉歆之說原注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

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攷之尙書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未穫言時則不言月伊訓惟元祀十有

二月乙丑大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則不言時原注朱文公答林擇之亦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爲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原注或疑夫子特筆是不然舊史既以春秋爲名自當書時且如隱公二年春公會戎於潛不容二年書春元年乃不書春是知謂以時冠月出於夫子者非也

昔人所言興亡禍福之故不必盡驗左氏但記其信而有徵者爾而亦不盡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知秦之不復東征至於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其後始皇遂并天下季札聞齊風以爲國未可量乃不久而篡於陳氏聞鄭風以爲其先亡乎而鄭至三家分晉之後始滅於韓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

亡乎而滕滅於宋王偃在諸姬爲最後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而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歷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記之言亦不盡信也

孔子生於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則所聞也隱桓莊閔僖則所傳聞也國史所載策書之文或有不備孔子得據其所見以補之至於所聞則遠矣所傳聞則又遠矣雖得之於聞必將參互以求其信信則書之疑則闕之此其所以爲異辭也公子益師之卒魯史不書其曰遠而無所攷矣原注無駭卒俠卒不書日同此義以此釋

經豈不甚易而實是乎何休見桓公二年會稷之傳以恩之淺深有諱與目言之異而以書日不書日詳略之分爲同此例則甚難而實非矣竊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三語必有所本而齊魯諸儒述之然其義有三闕文一也諱惡二也

言孫三也

原注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

從前之一說則略於遠而詳於近從後之二說則晦於近而章於遠讀春秋可以得之矣漢書言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及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學

原注鄒氏夾氏無傳

夫喪欲速貧

死欲速朽曾子且聞而未達非子游舉其事實之亦烏得而明哉故曰春秋之失亂

詩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爲樂自漢以下乃以其所賦五言之屬爲徒詩而其協於音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則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辭而與徒詩無別於是乎詩之與樂判然爲二不特樂亡而詩亦亡

古人以樂從詩今人以詩從樂古人必先有詩而後以樂和之舜命夔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以登歌在上

而堂上堂下之器應之是之謂以樂從詩

原注宋國子丞王曾言古者既作詩從而

歌之然後以聲律協和而成曲自歷代至於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甯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辭於是辭律不相諧協且與俗

古之詩大抵出於中原諸國其人有先王之風諷誦

之教其心和其辭不侈而音節之間往往合於自然之律楚辭

以下卽已不必盡諧

原注文心雕龍言楚辭詭韻實繁

降及魏晉羌戎雜擾方

音遞變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協之音而名爲樂府

無以異於徒詩者矣

原注元稹言樂府等題除鏡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

七哀之類亦未必盡播於管絃也

人有不純而五音十二律之傳於古者至今

不變於是不得不以五音正人聲而謂之以詩從樂以詩從樂非古也後世之失不得已而爲之也

讀檀弓二篇及曾子問乃知古人於禮服講之悉而辨之明如此漢書言夏侯勝善說禮服蕭望之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唐

開元四部書目喪服傳義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專以喪服名家者其去鄒魯之風未遠也故蕭望之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詣京邑築室於鍾山西巖下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初何佟之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王元規爲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而梁書言始興王憺薨昭明太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辭宜終服月原注梁陳北齊各有皇帝皇后太子王侯以下喪禮之書謂之凶儀夫以至尊在御不廢講求喪禮異於李義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國恤一篇者原注舊唐書李義府傳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矣大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豫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焚之

宋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甯宗嗣服已服期年喪欲大祥畢更

服兩月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爲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時朱熹原注君前臣名上議以紘言爲非而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爲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原注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傳云父沒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傍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間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原注儀禮喪服篇不杖章爲君之祖父母下疏亦引此趙商問答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日上此奏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

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攷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關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原注昔人謂讀書未到康成不敢輕議漢儒以此

嗚呼若曾子子游之倫親受學於聖

人其於節文之變辨之如此其詳也今之學者生於草野之中當禮壞樂崩之後於古人之遺文一切不爲之討究而曰禮吾知其敬而已喪吾知其哀而已以空學而議朝章以清談而干王政是尙不足以闢漢儒之里而何以升孔子之堂哉

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眾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窮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間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於閨門之

內而猶有不帥教者然後歸之士師然則人君之所治者約矣然後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夫然刑罰焉得而不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輔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風俗之醇科條之簡有自來矣詩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於君道也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爲吝嗇之計於是乎有爭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貧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而鄉三物之所興者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者而財用有不足乎至於葛藟之刺興角

弓之賦作九族乃離一方相怨而瓶罍交恥泉池並竭然後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爲周且豫矣

宋范文正公蘇州義田至今裔孫猶守其法范氏無窮人

三代之世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治國平天下之事孔子之於弟子也四代之禮樂以告顏淵五至三無以告子夏而又曰雍也可使南面然則內而聖外而王無異道矣其繫易也曰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故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

致知者知止也

原注董文清槐以知止二節合聽訟章爲格物傳

知止者何爲人君止

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之謂止知止然後謂之知至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

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在於人日用而不知莫非命也故詩書之訓有曰顧諟天之明命又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又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而劉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而以爲舍命不渝乃如之人懷昏嫫也而以爲不知命然則子之孝臣之忠夫之貞婦之信此天之所命而人受之爲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求命於冥冥之表則離而二之矣

仲虺之誥篇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多方篇曰叨憤日欽剿割夏邑此桀民之從暴也微子篇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此紂民

之從暴也故曰幽厲興則民好暴古之人所以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而不使民之陷於邪僻者何哉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天保之詩皆祝其君以受福之辭而要其指歸不過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然則人君爲國之存亡計者其可不致審於民俗哉

治化之隆則遺秉滯穗之利及於寡婦恩情之薄則擾鉏箕帚之色加於父母故欲使民興孝興弟莫急於生財以好仁之君用不畜聚斂之臣則財足而化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

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并爲七國七國之并爲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別親疏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嘗有異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聞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疑其有隱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無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所爲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

子貢之意猶以文章與性與天道爲二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無一而非天也恂恂便便侃侃聞聞無一而

非天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孟子以爲堯舜性之之事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義尊天王攘戎翟誅亂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爲聖人性命之文而子如不言則小子其何述乎

今人但以繫辭爲夫子言性與天道之書愚嘗三復其文如鳴鶴在陰七爻自天佑之一爻憧憧往來十一爻履德之基也九卦所以教人學易者無不在於言行之間矣故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爲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記曰

三代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禮滅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諡法經緯天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六藝之文有深淺之不同矣

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裔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爲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華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性之一字始見於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恆卽相近之義相近近於善也相遠遠於善也故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原注人之生也直卽孟子所謂性善

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滅若敖

氏是也然此千萬中之一耳故公都子所述之三說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論其變也若紂爲炮烙之刑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此則生而性與人殊亦如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以一而槩萬乎故終謂之性善也

孟子論性專以其發見乎情者言之且如見孺子入井亦有不憐者噉蹴之食有笑而受之者此人情之變也若反從而喜之吾知其無是人也

不遺親不後君仁之效也其言義何義者禮之所從生也昔者齊景公有感於晏子之言而懼其國之爲陳氏也曰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

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子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古之明王所以禁邪於未形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是必有其道矣

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也之心

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績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昀昀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

原注周禮小司

徒注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眾一旅一旅之眾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孔氏信南山正義引此則曰王甸之法禹之所爲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

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爲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

原注周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夫子言禹盡力乎溝洫而禹之自

言亦曰濬畝澮距川知其制不始於周矣

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

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異度數故史記秦始皇本紀於改年十月朔上黑之下卽曰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三代之王其更制改物亦大抵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爲二畝其名殊而實一也國佐之對晉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上之宜而布其利豈有三代之王而爲是紛紛無益於民之事哉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

一也而非無事之食原注黃氏曰鈔讀王制曰必本於上農夫者示祿出於農等而士之皆以代耕者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之下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郢之方悉雁行之勢原注馬融圍碁賦亦

必不能從事於奕

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勞宅天下之至貴者必執天下之至賤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舊勞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澣濯之衣修煩縵之事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王業之所由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務也原注于寶晉紀

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後能使人其心不敢失於一物之細而後可以勝天下之大舜之聖也而飯糗茹草禹之聖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濟天下而爲萬世帝王之祖也況乎其不如舜禹者乎原注朱子語類言舜之耕稼陶漁夫子之釣弋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皆賤者之事而古人不辟也有若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以入齊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此執干戈以衛社稷而古人所不辭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恥

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

日天工人其代之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已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吁其可懼乎秦以任刀筆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驗也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爲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周公作立政之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又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其丁寧後人之意可謂至矣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於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然則法禁之多乃所以爲趣亡之具而愚闇之君猶以爲未至也杜子美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

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

漢文帝詔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而上擬於成康之盛也

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

原注沈約宋書論曰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

政糾雜理難徧通

而權乃移於法於是多爲之法以禁防之雖大姦有所不能踰而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相與兢兢奉

法以求無過而已於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至於守令日輕而胥吏日重則天子之權已奪而國非其國矣尙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與之以權庶乎守令賢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務也

古先王之治地也無棄地而亦不盡地田間之涂九軌有餘道矣遺山澤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餘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難壞年計不足而世計有餘後之人一以急迫之心爲之商鞅決裂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蕩然宋政和以後圍湖占江而東南之水利亦塞

原注宋史劉韜傳鑑湖爲民侵耕官田收其租歲二萬斛政和間涸以爲田衍至六倍 文獻通考

圩田湖田多起於政和以來其在浙間者隸應奉局其在江東者蔡京秦檜相繼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墾田而不知湖外

之田將胥而爲水也於是十年之中荒恆六七而較其所得反不及於前人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則必自此二言始矣

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

使三曰留州

原注舊唐書裴垍傳 新唐書食貨志同 元稹狀言臣伏準前後制敕及每歲旨條兩稅留州留

使錢外加率一錢一物州府長吏並同 枉法計贓仍令出使御史訪察聞奏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詔

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

原注宋史食貨志

自此

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簿領纖悉特甚於唐時矣然宋之所

原注宋史言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費

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此
寢多昔人謂古者藏富於民自漢以後財已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輦京師是亦漢人之良法也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

矣

禹貢之言治水也曰播曰瀦水之性合則衝驟則溢故別而疏之所以殺其衝也又北播爲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節其溢也大野既瀦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爲暴然後鍾美可以豐物流惡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繇是而興矣

河政之壞也起於竝水之民貪水退之利而古佃河旁汙澤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於官然後水無所容而橫決爲害賈讓言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遊波寬緩而不迫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又曰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見者也元史河渠志謂黃河退涸之時舊水泊

汙池多爲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爲害繇此觀之

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予行山東鉅野壽張諸邑古時瀦水之地

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爲川浸矣近有一壽張令修志乃

云梁山樂僅可十里其虛言八百里乃小說之惑人耳此并五

代宋金史而未之見也

原注五代史晉開運元年六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

山合於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瀾漫數百里宋史宦者傳梁山樂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金史食貨志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樂水退地甚廣遣使安置屯田沙灣未築已前徐有貞疏亦言外有八百里梁山樂可以爲泄

生之論豈不可笑也哉

因河以爲漕者禹也壅河以爲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曰

河防

聞之先達言天啟以前無人不利用於河決者侵剋金錢則自總河以至於閘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執事以至於游閒無

食之人無所不利其不利者獨業主耳而今年決口明年退灘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於是頻年修治頻年衝決以馴至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國家之法使然彼斗筭之人焉足責哉不獨此也彼都人士爲人說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職事一差遣未有不計其獲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於公卿大夫真可謂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義而後利終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爲今日之務正人心急於抑洪水也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爲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

齊大夫田和爲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爲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攷古者爲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

原注史記秦本紀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蓋顯王時

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

原注李康運命

論云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辨訐之僞成於七國馴至西漢此風未改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詖不閑義理觀夫史之所錄

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以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復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厯元祐之間爲優矣嗟乎論世而不攷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之下風俗之美無尙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爲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闖盜之謀豪俊之夫屈

於鄙生之議

原注儒林傳論

所以傾而未頽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

力之爲

原注左雄傳論

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卽流風

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跡弛之士觀其下令再

三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

術者

原注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皆同

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

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

交遊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求利爲先至正

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

風俗又爲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

之而未足殷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

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

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爲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爲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也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徧於天下如山濤者旣爲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爲忠則必謂王裒爲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

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嚮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尙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爲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競宋自仁宗在位四十餘年雖

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
長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驟獎趨媚之徒深鋏異己之輩鄧綰李
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諸奸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
原注鑽者取必入之義班固答賓戲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
鄧綰傳以頌王安石得官謂其鄉人曰笑罵從汝奸官須我爲
之干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崇甯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
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
爲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習爲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
者可以一旦而更其害於朝廷者歷數十百年滔滔之勢一往
而不可反矣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
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也詩曰毋教
猘升木如塗塗附夫使慶厯之士風一變而爲崇甯者豈非荆
公教猘之效哉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爲之
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郊遂載在
禮經殊厥井疆稱於畢命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里選必先
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恥格
之風教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降及魏晉而九
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卽廢棄
終身同之禁錮原注晉書
卞壺傳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

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
並有此語原注齊梁陳詔並云洗除先注
當日鄉論清議必有記注之目小雅廢而中國微風
俗衰而叛亂作耳然鄉論之汙至煩詔書爲之洗刷豈非三代
之直道尙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予聞
在下有鰥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雖二帝之舉錯

亦未嘗不詢于芻蕘然則崇月旦以佐秋官進鄉評以扶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
陳壽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如是沈滯者累年阮簡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溫嶠爲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留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時坐廢不豫榮伍張率以父憂去職其父侍伎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聘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爲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服闋後久之不仕官職之升沈本於鄉評之與奪其猶近古之風乎

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尙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

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朝廷巖穴之士無不歸於富厚等而下之至於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而仲長敖覈性賦謂保蟲三百人最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嚼齧等而下之至於臺隸僮豎唯盜唯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人人皆吏士之爲矣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爲矣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屋而一旦服官卽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後之爲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卽不無一

二矯僞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爲利者南史有云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滂之俗矣

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

世道之衰人材不振王伾之吳語鄭縈之歇後薛昭緯之浣溪沙李邦彥之俚語辭曲莫不登諸巖廊用爲輔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爲通脫而棟折榱崩天下將無所芘矣及乎板蕩之後而念老成原注大雅蕩播遷之餘而思耆俊原注文侯之命庸有及乎有國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輕浮之士此移風易俗之大要也

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

也卜居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爲也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爲莽大夫與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陽黃金之論時人旣怪其奢公孫布被之名直士復譏其詐則所以攷其生平而定其實行者惟觀之於終斯得之矣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悉仰於家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

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之爲忠孔明以爲無負者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夫居尊席腆潤屋華身亦人之常分爾豈知高后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國而同敗邪誠知夫大臣家事之豐約關於政化之隆污則可以審擇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

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木問范武子之德於趙孟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媿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晉國之霸士大夫之居家豈細行乎

江南之士輕薄奢淫梁陳諸帝之遺風也河北之人鬪狠劫殺安史諸凶之餘化也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

古之聖人所以教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雖其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原注樂記亦

有體用之分然竝無用心於內之說自老莊之學行於戰國之時而外義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者莊子也於是高明之士厭薄詩書以爲此先王所以治天下之糟粕而佛氏晚入中國其所言清淨慈悲之說適有以動乎世人之慕嚮者六朝諸君子從而衍之由清淨自在之說而極之以至于不生不死入于涅槃則楊氏之爲我也由慈悲利物之說而極之以至于普度眾生超拔苦海則墨氏之兼愛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而佛氏乃兼之矣其傳浸盛後之學者遂謂其書爲內典原注內典字見冊府元龜引唐會要開成二年二月王彥進準宣索內典目錄十二卷推其立言之旨不將內釋而外吾儒乎夫內釋而外吾儒此自緇流之語豈得士人亦云爾乎

黃氏日鈔云論語曾子三省章集注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又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夫心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者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也後有朱子當於集注中去此

一條

論語一書言心者三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乃操則存舍則亡之訓門人未之記而獨見於孟子夫未學聖人之操心而驟語夫從心此卽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且晝之所爲有牴牾之者矣王文成原注守仁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原注欽順已嘗與之書而辯之矣其書曰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攷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

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攷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却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絕世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字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邪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

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注學庸章句或間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爲崇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釐之差正在於此卽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

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
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
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
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墮此科曰爲悔
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原注出莊子蹄古第字通兔胃也可也矜魚兔之獲而
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東莞陳建作學部通辯取朱
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
爲之辯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原注黃氏日鈔曰朱
子答陸子書書反復論喪祭之禮答陸子美書辯諸太極西銘至再而止答陸子靜書辯諸九切條其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者凡七終又隨條注釋斥其空疎杜撰且云如近世東山趙
曰未然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可矣書亦於此而止汴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
原注此特朱子謙已誨人之辭未嘗教人爲陸氏之學也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邪使其

合并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
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原注敏政因之乃著道一編分
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
焉若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
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
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
不顧矯誣朱子誣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
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
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
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
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
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

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原注按子靜卒後朱子與詹元善書謂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何時而已蓋已不攷此書強欲附會之以爲同何耶耶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昔裴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爲馬今輩墩輩分明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原注此書於朱陸二家同異攷之極爲精詳而世人不知但知其有皇明通紀又不知通紀乃梁文康儲之弟億所作而託名於清瀾也宛平孫承澤謂陽明所編其意

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爲支離爲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爲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眞爲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宏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原注文成與胡端敏世甯鄉試同年一日謂端敏公曰公人傑也第少講學端敏答曰某何敢望公但恨公多講學耳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尙書原注世貞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

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爲泰州原注王艮龍

溪原注王畿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原注均再傳而爲羅近

溪原注汝芳趙大洲原注貞吉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原注梁汝元再

傳而爲李卓吾原注贊陶石簣原注望齡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

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

眾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

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部之編固今日中

流之砥柱也

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託爲古人張霸百二尙書衛宏詩序之

類是也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爲已作郭象莊子注

何法盛晉中興書之類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

竊盜而已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

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

蓋傷其寢不正是知穿鑿之弊自漢已然故有行賂改蘭臺漆

書以合其私者矣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

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

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

者有損於已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子書自孟荀之外若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氏春

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彙而爲書此子書之一

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

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爲之庶乎

其傳也與

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爲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尙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

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清儒學案卷六終

清儒學案卷七下

天津徐世昌

亭林學案下

音學五書序

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爲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於六書其人皆出於族黨庠序其性皆馴化於中和而發之爲音無不協於正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臯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周公之繫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詞賦日繁而

後名之曰韻至宋周顒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於古至東京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撫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爲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韻一以陸法言切韻爲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併二百六韻爲一百七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於今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爲音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亡蓋二千有餘歲矣炎武潛心有年旣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於中而旁通其說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蹟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

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實有望於後之作者焉

後序

余纂輯此書三十餘年所過山川亭郭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橐而手書者三矣然久客荒壤於古人之書多所未見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猶至數四又得張君昭爲之考說文采玉篇倣字樣酌時宜而手書之二子叶增叶箕分書小字鳩工淮上不遠數千里累書往復必歸於是而其工

費則又取諸鬻產之直而秋毫不借於人其著書之難而成之
之不易如此然此書爲三百篇而作也先之以音論何也曰審
音學之原流也易文不具何也曰不皆音也唐韻正之考音詳
矣而不附於經何也曰文繁也已正其音而猶遵元第何也曰
述也古音表之別爲書何也曰自作也蓋嘗四顧躊躇幾欲分
之幾欲合之久之然後臚而爲五矣嗚呼許叔重說文始一終
亥而更之以韻使古人條貫不可復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割裂
刪削附注於九經之下而其元本遂亡成之難而毀之甚易又
今日之通患也孟子曰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記曰不陵
節而施之謂孫若乃觀其會通究其條理而無輕變改其書則
在乎後之君子李君因篤每與余言詩有獨得者今頗取之而
以答書附之於末上章渚灘窮月之望炎武又書

左傳杜解補正序

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今杜氏單行
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實有左觚百五十餘條又
陸氏粲有左傳附注傳氏遜本之爲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
鄙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
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書而此
不具也

金石文字記序

余自少時卽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讀歐陽公
集古錄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証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
不但詞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
廟伽藍之跡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頽垣

畚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錄得一文爲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一二先達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蘭臺之墜文天祿之逸字旁搜博討夜以繼日遂乃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錄之所未具者積爲一帙序之以貽後人夫祈招之詩誦於右尹孔惺之鼎傳之戴記皆尼父所未收六經之闕事莫不增高五嶽助廣百川今此區區亦同斯指恨生晚不逢名門舊家大半凋落又以布衣之賤出無僕馬往往懷毫舐墨躑躅於山林猿鳥之間而田父僮丁鮮能識字其或徧於聞見窘於日力而山高水深爲登涉之所不及者卽所至之地亦豈無挂漏又望後人之同此好者繼我而錄之也

肇域志序

此書自崇禎己卯起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志後取一

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爲一集曰備錄年來餬口四方未遑刪訂以成一家之書歎精力之已衰懼韋編之莫就庶後之人有同志者爲續而傳之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不終泯沒爾

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崇禎乙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卽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爲輿地之記一爲利病之書亂後多有散佚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稟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去取云爾

下學指南序

今之言學者必求諸語錄語錄之書始于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語錄幾于充棟矣而淫于禪學者實多然其說蓋出于程門故取慈谿黃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陸氏之言以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說夫學程子而涉于禪者上蔡也橫浦則以禪而入于儒象山則自立一說以排千五百年之學者而其所謂收拾精神掃去階級亦無非禪之宗旨矣後之說者遞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術愈深其言愈巧無復象山崖異之迹而示人以易信苟讀此編則知其說固源于宋之三家也嗚呼在宋之時一陰之妬也其在於今五陰之剝也有能繇朱子之言以達夫聖人下學之旨則此一編者其碩果之猶存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得有不望于後之人也夫

文集

鈔書自序

炎武之先家海上世爲儒自先高祖爲給事中當正德之末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其流布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鑑性理諸書他書卽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書六七千卷嘉靖閒家道中落而其書尙無恙先曾祖繼起爲行人使嶺表而倭闌入江東郡邑所藏之書與其室廬俱焚無子遺焉洎萬厯初而先曾祖厯官至兵部侍郎中間蒞方鎮三四清介之操雖一錢不以取諸官而性獨嗜書往往出俸購之及晚年而所得之書過於其舊然絕無國初以前之板而先曾祖每言余所蓄書求有其字而已牙籤錦軸之工非所好也其書後析而爲四炎武嗣祖太學公爲侍郎公仲子又益好讀書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復有五六千卷自罹變故

轉徙無常而散亡者什之六七其失多出於意外二十年來羸
膝擔囊以遊四方又多別有所得合諸先世所傳尙不下二三
千卷其書以選擇之善較之舊日雖少其半猶爲過之而漢唐
碑亦得八九十通又鈔寫之本別貯二簾稱爲多且博矣自少
爲帖括之學者二十年已而學爲詩古文以其閒纂記故事年
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餘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悔其嚮
者立言之非也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經學古亦往往爲詩文本
生祖贊善公文集至數百篇而未有著書以傳於世者昔時嘗
以問諸先祖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
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
先祖書法蓋逼唐人性豪邁不羣然自言少時日課鈔古書數
紙今散亡之餘猶數十帙他學士家所未有也自炎武十一歲

卽授之以溫公資治通鑑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
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
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
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於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
盜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
一卷也炎武之遊四方十有八年未嘗干人有賢主人以書相
示者則留或手鈔或募人鈔之子不云乎多見而識之知之次
也今年至都下從孫思仁先生得春秋纂例春秋權衡漢上易
傳等書清苑陳祺公資以薪米紙筆寫之以歸愚嘗有所議於
左氏及讀權衡則已先言之矣念先祖之見背已二十有七年
而言猶在耳乃泫然書之以貽諸同學李天生天生今通經之
士其學蓋自爲人而進乎爲己者也

與友人論學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

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忤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忤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

如之何曰博學於文行已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其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與友人論易書

承示圖書象數卜筮卦變四考爲之歎服僕嘗讀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所謂輔弱扶微兼包大小之義而譏時人之保殘守缺雷同相從以爲師說未嘗不三復於其言也昔者漢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尙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不專於一家之學晉宋已下乃

有博學之士會粹貫通至唐時立九經於學官孔穎達賈公彥爲之正義卽今所云疏者是也排斥衆說以申一家之論而通經之路狹矣及有明洪武三年十七年之科舉條格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詩主朱子集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猶不限於一家至永樂中纂輯大全并本義於程傳云春秋之張傳及四經之古注疏前人小注之文稍異於大注者不錄欲道術之歸於一使博士弟子無不以大全爲業而通經之路愈狹矣注疏刻於萬厯中年但頒行天下藏之學官未嘗立法以勸人之誦習也試問百年以來其能通十三經注疏者幾人哉以一家之學有限之書人間之所共有者而猶苦其難讀也況進而求之儒者之林羣書之府乎然聖人之道不以是而中絕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

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昔之說易者無慮數千百家如僕之孤陋而所見及寫錄唐宋人之書亦有十數家有明之人之書不與焉然未見有過於程傳者且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一爻之中具有天下古今之大而注解之文豈能該盡若大著所謂此爻爲天子此爻爲諸侯此爻爲相此爻爲師蓋本之崔憬解繫辭二與四三與五同功異位之說然此特識其大者而已其實人可用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故夫子之傳易也於見龍在田而本之以學問寬仁之功於鳴鶴在陰而擬之以言行樞機之發此爻辭之所未及而夫子言之然天下之理實未有外於此者素以爲絢禮後之意也高山景行好仁之情也諸姑伯姊尊親之序也夫子之說詩猶夫子之傳易也後人之說易也必以一人一事當之此自傳注之

例宜然學者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可爾且以九四或躍之爻論之舜禹之登庸伊尹之五就周公之居攝孔子之歷聘皆可以當之而湯武特其一義又不可連比四五之爻爲一時之事而謂有飛龍在天之君必無湯武革命之臣也將欲廣之適以狹之此舉業以來之通弊也是故盡天下之書皆可以注易而盡天下注易之書不能以盡易此聖人所以立象以盡意而夫子作大象多於卦爻之辭之外別起一義以示學者使之觸類而通此卽舉隅之說也天下之變無窮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亦無窮若但解其文義而已章編何待於三絕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詩書執禮之文無一而非易也下而至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秦漢以下史書百代存亡之迹有一不該於易者乎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

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愚嘗勸人學易之方必先之以詩書執禮而易之爲用存乎其中然後觀其象而玩其辭則道不虛行而聖人之意可識矣

答汪茗文書

攔禮教之廢壞而望之斟酌今古以成一書返百王之季俗而躋之三代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然斯事之難朱子嘗欲爲之而未就矣况又在四五百年之後乎弟少習舉業多用力於四經而三禮未之考究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之旨方欲討論而多厯憂患又迫衰晚兼以北方難購書籍遂於此經未有所得而所見有濟陽張君稷若名爾岐者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獄之稱許也向見五

服異同之書已相歎服竊意出處升沉自有定見如得殫數年之精力以三禮爲經而取古今之變附於其下爲之論斷以待後王以惠來學豈非今日之大幸乎弟方纂錄易解程朱各自爲書以正大全之謬而桑榆之年未卜能成與否不敢虛期許之意而仍以望之君子也

答俞右吉書

所論春秋諸家及胡文定作傳之旨極爲正當在漢之時三家之學各自爲師而范甯注穀梁獨不株守一家之說至唐啖趙出而會通三傳獨究遺經至宋孫劉出而掊擊古人幾無餘蘊文定因之以痛哭流涕之懷發標新領異之論其去游夏之傳益以遠矣今陸氏之纂例劉氏之權衡意林並有其意惟尊王發微未見而後儒之辨春秋其散見於志書文集者亦多鈔錄

未得會粹成帙若鄙著日知錄春秋一卷且有一二百條如君氏卒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當從左氏夫人子氏薨當從穀梁仲嬰齊卒當從公羊而三國來勝則愚自爲之說蓋見碩人詩云東宮之妹正義以爲明所生之貴而非敢創前人所未有也

答李子德書

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乎有改經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書而後人往往效之然猶曰舊爲某今改爲某則其本文猶在也至於近日鈔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書率臆徑改不復言其舊爲某則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歎者也下學者讀聖人之經典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可不謂之大惑

平昔者漢西平四年議郎蔡邕奏求正定五經文字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魏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隸三字石經自是以來古文之經不絕於代傳寫之不同於古者猶有所疑而考焉天寶初詔集賢學士衛包改爲今文而古文之傳遂泯此經之一變也漢人之於經如先後鄭之釋三禮或改其音而未嘗變其字子貢問樂一章錯簡明白而仍其本文不敢移也注之於下而已所以然者述古而不自專古人之師傅固若是也及朱子之正大學繫辭徑以其所自定者爲本文而以錯簡之說注於其下已大破拘攣之習後人效之周禮五官互相更易彼此紛紜召南小雅且欲移其篇第此經之又一變也聞之先人自嘉靖以前書之鈔本雖不精工而其所不能通之處注之曰疑今之鈔本加精而疑者不復

注且徑改之矣以甚精之刻而行其徑改之文無怪乎舊本之
曰微而新說之愈鑿也故余以爲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
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不揣寡昧僭爲唐韻正一
書而於詩易二經各爲之音曰詩本音曰易音以其徑也故列
於唐韻正之前而學者讀之則必先唐韻正而次及詩易二書
明乎其所以變而後三百五篇與卦爻象象之文可讀也其書
之條理最爲精密竊計後之人必有患其不便於尋討而更竄
併入之者不得不豫爲之說以告也夫子有言齊一變至於魯
魯一變至於道今之廣韻固宋時人所謂菟園之冊家傳而戶
習者也自劉淵韻行而此書幾於不存今使學者睹是書而曰
自齊梁以來周顒沈約諸人相傳之韻固如是也則俗韻不攻
而自絀所謂一變而至魯也又從是而進之五經三代之書而

知秦漢以下至於齊梁歷代遷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詩可弦
而歌之矣所謂一變而至道也故吾之書一循廣韻之次第而
不敢輒更亦猶古人之意且使下學者易得其門而入非託之
足下其誰傳之今鈔一帙附往而考古之後日知所無不能無
所增益則此之書猶未得爲完本也

與人書三

孔子之刪述六經卽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
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
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
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
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旣以明道救人則於當
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

與人書八

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興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亂矣

與人書十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麤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剝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

答友人論學書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未敢漫爲許可以墮于上蔡橫浦象山三家之學竊以爲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爲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銘頌贊誄序記之文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措筆其于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于空虛之論僕之所以爲學者如此以質諸大方之家未免以爲淺近而不足觀雖然亦可以弗畔矣夫揚子有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少聞則無約也少見則無卓也此其語有所自來不可以其出于子雲而廢之也世之君子苦博學明善之難而樂夫一超頓悟之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無人而不論學矣能弗畔

于道者誰乎

附錄

先生因殺叛僕獄急有爲求救於某公者某公欲先生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先生必不可懼失某公之援私自書一刺與之先生聞之索刺還不得列揭通衢以自白某公笑曰寧人之卞也

全祖望撰墓表按某公者錢謙益求救者爲歸莊

先生雖世籍江南顧其姿稟不類吳會人以是不爲鄉里所喜先生亦甚厭羣屐浮華之習嘗言古之疑衆者行僞而堅今之疑衆者行僞而脆

墓表

徐尙書乾學兄弟先生甥也當其未遇先生振其乏及貴累書迎先生南歸欲以別業居之且爲買田以養皆不至或叩之答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

近伯鸞之竈且天猶夢夢世尙滔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

渭川以畢餘年足矣

墓表

晚居華陰有請講學者謝曰近日一曲以講學得名遂招逼迫幾致凶死雖曰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爲累則已甚矣況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

江藩漢學師承記

先生每以春夏溫經請文學中聲音宏敞者四人設左右坐置注疏本於前先生居中其前亦置經本使人誦而已聽之遇其中字句不同者或偶忘者詳問而辨之凡讀二十紙而易一人計一日溫書二百紙十三經畢接溫三史或南北史故先生之學如是習熟而纖悉不遺也

王昶與汪容甫書

先生自奉極儉辭受取與之際頗有權衡四方之游必以圖書自隨手所鈔錄皆作蠅頭行楷萬字如一每見人或宴飲終日

輒爲攢眉客退戒曰可惜一日虛度矣

王宏撰山志

王不菴曰寧人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

墓表

潘次耕曰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爲通儒也

日知錄序

全謝山曰先生本朱子之說參之以慈谿黃東發日鈔所以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者甚峻於同時諸公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梨洲而論學則皆不合或疑其言太過是固非吾輩所敢遽定然其謂經學卽理學則名言也而日知錄尤爲先生終身精詣之書凡經史之粹言具在焉

墓表

江鄭堂曰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陸王之非以朱子爲宗與梨洲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爲不可廢耳

漢學師承記

李申耆曰日知錄中言時務八卷此爲有用乃全書之精華先生所云爲王者取法者也

李申耆年譜

唐鏡海曰先生之爲通儒人人能言之而不知先生之所以通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制度典禮而在學問思辨也是以平心察理事事求實凡所論述權度惟精往往折衷於朱子

學案小識

亭林弟子

潘先生耒

潘耒字次耕吳江人兄樸章爲亭林執友死湖州莊氏史案家破次耕年甫冠亭林爲之議婚淮陰王氏贅於其家從亭林受學羣經諸史旁及算數宗乘無不通貫康熙己未以布衣召試

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被徵時以母老辭不獲除官後又以獨子請終養格於議始就職纂修明史條議多被採用洪武以下五朝紀傳彙皆所訂定撰食貨志前無所因鉤稽實錄博採奏議積長編六十餘冊然後考覈纂成充日講起居注官應詔陳言請除越職言事之禁許言官風聞言事尋爲忌者所中坐浮躁降調遂歸久之聖祖南巡復原官終不出所著遂初堂集行於世學以亭林爲依歸尤長於史其於經有易論十四篇不信圖書於卦位卦氣納甲納音諸說皆有折衷因亭林音學五書爲類音八卷亭林欲復古此書則窮後世之變因等韻之法推求以己意於古不必合於今不必可用然審辨通微自成一

家言

參史傳 亭林年譜 遂初堂文集

文集

聲音元論上

聲音者先文字而有也人生而有聲既長乃能識字聲止於一字則多寡不論或一音而數字或有音而無字字造乎人而音出乎天者也中古以降字日繁音日變昔人思有以綜理之而字書韻書出焉然不得其天然之條貫則如散錢亂卒錯雜而不可整齊自字母之秘啟反切之法傳而後衆音衆字一以貫之如錢之有繩如卒之有伍且使天下無字之音可以有字者因之而出字母之功偉矣然而等韻之書立法未善使人不能無議焉夫立母以貫天下之音則其所列爲三十六母者必無複無漏而後可也乃知徹澄孃同於照穿牀泥非之與敷異呼而同母皆複出也影喻曉匣既分陰陽而羣疑並明等不分陰陽可添之母尙有十餘非缺漏乎既同爲母自當並列一班乃

切灰回韻也六曰哀挨娃。切皆哈韻也七曰。沃平。○

烏紆敷模韻也八曰。戛平。○聲。益平。○聲。攬平。○聲。鬱役。敷模之

分音也九曰漚憂。切尤侯韻也十曰。戛慘。幽。○

韻也十二曰阿。切鴉窪。切家麻韻也十三曰切么。切

○郁么肴蕭韻也十四曰塵要。切豪宵韻也十五

曰恩因溫氲眞文韻也十六曰安煙婉鴛元先韻也十七曰。

閩蘭殷彎。切刪山韻也十八曰。沃澤筵翁碩東冬韻也

十九曰巽英泓縈庚青韻也二十曰俠腴汪。切江唐韻也

二十一曰。切央。切陽姜韻也二十二曰。切森

切音。切侵尋韻也二十三曰諳淹。切咸凡韻也平上

覃鹽韻也二十四曰滔。切咸凡韻也平上

去皆二十四類而入聲僅十類有正轉有旁轉有別轉各類之

先後以入聲按之而次序井然無容紊也部分既定然後以同

音之字彙次於一音之下而其出切則必取於影喻二母以爲

其下之一字陰者用影陽者用喻喉者用喉舌者用舌開者用

開齊者用齊二字疾言之卽成一字一字長言之卽成二字其

爲切也至親至確一定而不可移易視他譜之旁羅雜出者不

侔矣若夫彙次同音之字則取廣韻玉篇韻會正韻諸書參酌

而編綴之以成一書訓詁字義或詳或略無不可者詞賦用之

字多者獨用一呼爲一韻字少者通用三四呼爲一韻廣偏由

人惟母越乎其類豈不簡易而謹嚴也哉天地間一事一物莫

不有天然之矩矱學者患不能深探而究得之今所釐正皆出

乎天然而非私智之所能穿鑿天然者人所本有之音也本有

音

音

音

清儒學案卷一
之音而不能盡出則以習誦有字之音罕道無字之音也然而
謳吟嘯呼時發天籟方言土音兼多偶合誠有導之者而汨汨
然來琅琅然吐然後知向之蘊而未發者尙有如許之音一旦
出之於喉宣之於口如啞鍾之忽鳴如貧兒之驟富不亦快乎
然而無字之音傳諸楮墨似而不真自非神解必口傳而耳受
庶幾其無訛濫也

聲音元論下

類音之書未出先以圖目示人有素諳反切熟習舊譜者雜然
送難曰三十六母本於梵音其來尙矣昔人持論間有異同子
乃毅然刪改頓增之爲五十且創立字母何其勇於自信乎曰
非敢師心自用也以聲之陰陽辨之也物莫不有陰陽其在音
也重則爲陰輕則爲陽一陰一陽常相對偶人知清濁之爲陰

陽而不知清聲濁聲又各自有陰陽影喻曉匣清也羣疑濁也
見溪清濁半者也影曉爲清之陰喻匣爲清之陽等韻旣分四
母矣見溪半清半濁再剖之不成聲不分可也羣疑則確有陰
陽何可不分故增舅語爲陰以羣疑爲陽而後濁音四母具焉
始者爲圖亦嘗虛此二母而作二○矣然立母而無字使人何
從啟口不得已而以舅語二字標之欲其便於讀也舌齟齒唇
清濁之序與喉音同而舊母尤少故所增尤多北音偏重作等
韻者北人也濁音陰陽一概不分故濁母無不增者增杜於定
增乃於泥增朕於牀增在於從增羣於並增美於明皆用上聲
之字上聲必重重者屬陰宜於配陽其清母之陰陽不全者亦
增老耳而繞已些武七字誠知陰陽之必相對待則知諸母之
不得不增知我可也罪我可也曰定母從母之下何以各作二

○曰無其字也無字何以知有其音曰喉舌唇皆有最濁之音牙齒何獨無之爲其鄰於疑泥也故隱而不出必細審然後得之試以基溪奇疑低梯題泥知鴟遲○壅妻齊○相聯並讀久而必有一音出焉既得其音必得其陽故有無字之二母字者子也無字而必列之如家有兄弟十人其八有子其二無子作譜者必盡載其名若以無子而刪二人不成譜矣曰舊以見溪羣疑爲牙音今何以列諸喉音舊以照穿牀審禪爲齒音今何以列諸牙音舊以來日別綴於末今何以列來於舌列日於牙而字止有四聲更無他呼別類何以標爲一母舊以牙舌唇齒喉爲序今何以喉舌齶齒唇爲序曰喉音者舌居喉下未著乎齒牙也試問衣希基溪奇疑六音者類乎不類乎齒音者以舌抵齒而後成聲牙音者僅抵齶耳試問詩時知鴟遲抵齶乎抵

齒乎來之爲舌日之爲牙類也有本位在也而雖獨音然不入他母則自爲母矣安可廢乎凡聲之出口必自內而漸及乎外始喉次舌次齶次齒而終之以唇無餘聲矣豈非天然之序乎曰切字何以必用影喻母曰此元音也生而墮地則有哇哇之聲欲言未言則有噫鳴阿呀之聲既長而唯諾呻吟驚訝嗟歎凡音在言前者皆影喻母之聲也至於度曲則有字頭字腹字尾字尾者引伸其音而收之者也非影喻母不能長也故謂之元音用以切字最爲端的此卽二合之法較音和而更親者也曰四呼細審誠有之然各類參錯或全或缺何可比而同之曰四呼非他一音之變也音之由中達外在牙腭閒則爲開口厯舌端則爲齊齒畜於頤中則爲合口聚於唇端則爲撮口開與合相應齊與撮相應有則俱有無則俱無一几四隅一馬四蹄

不可增減者也世人止就有字之音求之故或二或三不得其
全等韻但分開合邵子書雖有開發收閉之名徐披其目唯黑
花香血爲具四呼其他古甲九癸等或二或三亦未嘗相對也
惟梅氏字彙末卷四呼皆全而不均之各類陳氏統韻之圖但
縱橫三十六至以根之開口附於昆之合口家之齊齒附瓜之
合口又別立混之一呼以姜陽之齊齒肱局之合口撮口當之
謬誤滋甚今則一母必具四呼四呼始成一類少一呼則知此
母之音未竟多一呼則知彼類之音當分以此審音而潛伏之
音畢出以此攝類而凌雜之類皆齊因著以知微執簡以御煩
莫善乎此矣曰廣韻平聲五十七韻今括爲二十四類所併多
矣然尙有可併者支微爲開口齊齒敷模爲撮口合口一類也
而何以必分爲二東冬爲合口撮口庚青爲開口齊齒一類也

而何以必分爲二又分刪於寒分唐與陽何其細碎乎曰驟而
讀之則似。沃平聲衣烏於爲四呼毳英翁確爲四呼細審之則
衣於之外別有開合○烏之外別有撮齊育之平聲不同於魚
此其顯然者也毳英之下別有合撮翁確之上別有開齊肱之
不同於公厠之不同於龔此其顯然者也官之與關桓之與還
江之與姜腔之與羌北音固可混而爲一南人讀之類乎不類
乎合其所不得不合分其所不得不分非可意爲出入者也曰
平上去韻多而入韻少自昔然矣願聞正轉旁轉別轉之說曰
都堵妬篤知止制質此正轉也東董凍篤眞軫震質此旁轉也
篤字長言之卽都質字長言之卽知不待變聲也故曰正也篤
長言之非東質長言之非眞必變聲而得也故曰旁也遮與瓊
之轉爲哲挨與殷之轉爲軋幽與英之轉爲益歌與岡之轉爲

各家與姜之轉爲脚一正一旁亦猶是也灰之轉忽高之轉各變聲爲近亦正也若夫侵之轉緝覃之轉合咸之轉洽是謂閉口之音別爲一類故曰別轉也若其序則先正而後旁先微而後著支微規闕音之始發也遮車皆哈漸展也敷模尤侯稍縱矣歌戈肴交舒而未滿也家麻豪宵則□□□□□之序也旁轉七類之序亦視此是故平上去類之先後以入聲按之而定其理甚微前人未之發也客曰子之言詳矣明矣余旣昭然若發蒙矣雖然學以致用也現在之聲音文字足給於用而子必盡發無字之音釐定各音之次亦有用乎其無用乎曰奚爲其無用也樂之五音六律以入聲爲主笙鏞絲管皆取協焉未有音而不中於律呂者世有萬寶常李嗣真其人必能審其宮商諧諸樂律皇極經世之書以聲起數以數發占一切風雷水

樹鳥獸昆蟲之音皆可測驗而況於人聲世有李之才邵康節者出焉必能察其陰陽通諸象數綜一編而天地萬物之音具焉奚爲其無用也

修明史議

自唐而上史成於一人自唐而下史成於衆人成於一人者爲之愈難其書愈善成於衆人者就之愈易其書愈不能精劉知幾之論五不可吳縝之糾繆八條其言利弊詳矣明有天下幾三百年而未有成史今欲創爲一書前無所因視昔之本東觀以作後漢改舊書以修新唐者其難百倍然國不可以無史史不可以難而弗爲誠得邃於史學識著作之體者經理其事縱不敢遠希遷固若陳壽歐陽修之史尙可企而及也請言其概曰搜采欲博考證欲精職任欲分義例欲一秉筆欲直持論欲

平歲月欲寬卷帙欲簡此其大要也前代有起居注日麻會要諸書明代獨有實錄建文景泰兩朝之事既略熹宗以後遂缺焉鄭氏今言王氏史料朱氏史概何氏名山藏諸書皆詳於隆萬以前若璫禍之終始金陵閩粵破亡之本末皆茫無所攷非下求書之令除忌諱之條悉訪民間記載與夫奏議誌狀之流上之史館不可也實錄既多舛錯錢氏辨證略見一班家乘爵里年月可憑而多虛美野史記事言人人殊影響傳會十居七八必也分割排纂以類相從覈其虛實參伍衆說歸於一是若溫公之修通鑑先作叢目長編考異諸書乃可下筆是故搜采欲博而考證欲精也史文備各體作者無兼才唐修隋書魏徵等撰紀傳長孫無忌等撰志表而天文律厯五行三志則李淳風獨作宋修新唐書本紀歐陽修主之列傳宋祁主之而劉義

叟志天文五行王景彝志兵志禮樂梅堯臣表百官方鎮溫公通鑑分任官屬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至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滂夫皆妙極天下之選各因其長而任之今亦宜博求才彥因能器使表志宜仿隋唐書以事類爲斷紀傳宜仿通鑑以年代爲差職有專司則人之心思萃於一途而易爲精密所慮者畛域既分彼此不相通貫昔人譏唐書傳有失而紀不知表有訛而志不覺而元史遂有一人立兩傳者大凡作書最重義例唐修諸史令狐德棻先爲定例敬播等又考正類例今爲史亦宜先定規模發凡起例去取筆削略見大旨何志當增何志當裁何傳當分何傳當合先有定式載筆者奉以從事及其成也互相讐勘總其事者復通爲鈎考俾無疏漏舛複之失乃可無憾是故職事欲分而義例欲一也史家大端在善善惡惡

所謂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者其權至重少有曲筆便名穢史孫盛書桓溫枋頭之敗吳兢載張說證魏元忠之事當朝將相尙值書無隱況隔代乎明之亡亡於門戶不特眞小人不容借貸而僞君子亦不當包容若忠臣烈士抗節致命者宜如文天祥謝枋得之例大書特書以勸忠義無或如五代史不爲韓通傳見譏通人也至於議禮之得失奪門之功罪從亡之疑信康齋白沙陽明之學術茶陵江陵太倉之相業論者互有同異或激揚過當或刻覈失中惟虛心斟酌勿主一說而後是非可定是故秉筆欲直而持論欲平也司馬遷班固李百藥姚思廉皆父子世於其職然後成書其餘亦竭一生之力爲之晉隋唐書設官開局久者二三十年少者亦數年遼金宋元諸史爲期太速故不稱良史明三百年事蹟繁多功緒勞錯其勢不

可以速就若勒限太促必至鹵莽至於史文貴有體要以斷制爲重不以繁富爲工班固敘二百年之事爲書百篇論者尙嫌其繁而宋史乃至五百卷蕪冗甚矣今宜酌詳略之中明歷年與唐相準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今史約略相當過此則非體是故歲月欲寬而卷帙欲簡也博則無疏漏之譏精則無抵牾之病分則眾目之有條一則大綱之不紊直則萬世之公道伸平則天下之人心服寬則察之而無疵簡則傳之而可久於以備一代之制作成不刊之大典斯無媿矣謹議

日知錄序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所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

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勦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爲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尙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疎無本之學哉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自其少時鼓篋讀書規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閒有豪雋之士不安於固陋而思嶄然自見者又或採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大若唐荆川楊用修王弇州鄭端簡號稱博通者可屈指數然其去古人有閒矣崑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鈔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閔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

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數書簞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爲通儒也先生著書不一種此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隨時劄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至於歎禮教之衰遲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爲深切著明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爲之明三百年來殆

未有也。未少從先生游，嘗手授是書。先生沒，復從其家求得，手
稟較勘，再三繕寫成帙。與先生之甥刑部尚書徐公健庵大學
士徐公立齋謀刻之，而未果。二公繼沒，未念是書不可以無傳，
攜至閩。中年友汪悔齋贈以買山之資，舉畀建陽丞葛受箕鳩
工刻之，以行世。嗚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魏
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
異世而見用。立言不爲一時錄，中固已言之矣。異日有整頓民
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
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
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案亭林深惡明季招門徒立名譽之習，集中有與人書論
之故，門牆甚峻。著籍者罕次耕，以執友、孤弟教誨獨摯傳。

學僅此一人見於年譜者，尙有毛今鳳、朱列王太和二人。
今鳳字錦銜，長洲人。集中有與書及贈詩，列後改姓楊明。
宗室存杠子存杠父誼，泃篤學，有詩文集。亭林曾爲作序。
太和乃存杠甥也。亭林在陝同來受業張石舟，所編年譜
附載太倉王昊字維夏，弇州之裔。娶亭林姪女，少曾受業。
學有根柢，薦博學鴻詞。諸人著述未聞，今專列次耕一人。
餘附著其名焉。漢學師承記謂張力臣受業於亭林。清史稿因
之年譜不載其事。文集廣師篇舉力臣與王寅旭諸人並
稱同學。唐氏學案小識列之交游中較爲允當。江鄭堂又
謂聞顧千里言曾見初印亭林所刊廣韻，前有校刊姓氏
列受業間若璩名，遂疑初嘗執贄，後背其師，近於耳食附
會，今並不取。

亭林交游

歸先生莊

歸莊後更名祚明字元恭崑山人震川曾孫明諸生入復社豪邁尙氣節縱覽六藝百家流寓常熟錢牧齋稱其古文爲東南之秀兄德昭曾參史可法幕揚州破從死先生偕推官顧咸正謀舉師不克棄儒冠浪迹江湖狎狂玩世窮困以老寄食僧舍非素交餽之勿納與亭林齊名時有歸奇顧怪之曰亭林遭叛僕之難力營救之其歿也亭林客章邱設位祭之哭以詩有云峻節冠吾儕危言驚世俗又云惟存孤竹心庶比黔婁躅其志節可見文集板燬罕傳續文鈔七卷行世

參張應麟撰小傳常熟縣志全祖望

鮎埼亭集 續川名人畫像

吳先生炎

吳炎字赤溟後改字赤民吳江人明諸生國變後遜迹湖州山中久之始出與同縣潘力田交莫逆同撰明史記定目紀十八書十二表十世家四十列傳二百又疏遺軼足感後人者得百事作今樂府先成錢牧齋見之擊節因助以藏書亭林故與二子善聞其作史亦出先朝藏藉佐之先生長於敘事力田則精考覈其書成幾及半而南潯莊氏史獄起以先生及力田名重竄名列參閱中或勸之避不可逮鞠抗辯不屈遂及於難

參陳去病

潘先生樸章

潘樸章字聖木一字力田吳江人明諸生遭亂棄去隱居韭溪學綜百家專精史事與吳赤溟同撰明史記自撰本紀及諸志赤溟撰世家列傳其年表麻法則屬諸王寅旭錫闡流寇志則

戴耘野笠任之最難得者實錄先生醫產購之亭林及江陰李遜之長洲陳濟生皆出藏書相佐以其橐質之錢牧齋大稱善牧齋有實錄辨證先生作國史考異頗加駁正貽書往復牧齋不能奪也及羅莊氏史獄之難世咸惜之國史考異以實錄爲本凡志乘文集墓銘家傳有關史事者以類相從稽其同異核其虛實原三十六卷遭難後僅存六卷洪武建文永樂三朝之事略具焉又有松陵文獻若干卷星名考韭溪集今樂府等書

參戴笠撰傳

潘耒國史考異序

亭林文集

疇人傳

吳江縣志

辛丑厯辨

昔堯命羲和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蓋厯法首重閏而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所謂始者取氣朔分齊爲厯元也所謂中者月以中氣爲定無中氣者則爲

閏也所謂終者積氣盈朔虛之數而閏生焉自漢以降厯術雖屢變未有能易此者惟西域諸厯則不然其法有閏年有閏日而無閏月蓋中厯主日而西厯主度不可強同也今之爲西厯者乃以日躔求定氣以定氣求閏月不惟盡廢中國之成憲而亦自悖西域之本法矣故十餘年來宮度既紊氣序亦訛如戊子之閏三月也而置在四月庚寅之閏十一月也而置在明年之二月癸巳之閏七月也而置在六月己亥之閏正月也而置在三月其爲舛誤何可勝言然非深於厯者未易指摘至於辛丑之閏月則其失顯然無以自解矣何也閏法當論平氣而不當論定氣若以平氣則是年小雪在十月晦冬至在十一月朔而閏在兩月之閒所謂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者也今以定氣則秋分居九月朔故彼預於七月置閏然後

秋分仍在八月而霜降小雪各歸其月無如大寒定氣乃在十一月晦而十二月又無中氣既不可再置一閏則是同一無中氣之月而或閏或否彼所云太陽不及交宮卽置爲閏者何獨於此而自背其法乎蓋孟秋非歸餘之終故天正不能履端於始地正不能舉正於中也如此則四時不定歲功不成而閏法又安用之且壬寅正月定朔舊法在丙子丑初卽彼法亦在丙子子正則辛丑之季冬當爲大盡而明年正月中氣復移於今歲之杪彼亦自覺其未安故進歲朔於乙亥而季冬爲小盡之月皆所謂欲蓋彌彰者也卽辛丑歲朔以彼法推當會於亥正而今在戌正差至六刻其他牴牾更難枚舉噫作法如是而猶自以爲盡善可乎蓋其說以日行盈縮爲節氣短長每遇日行最盈則一月可置三氣是古有氣盈朔虛而今則氣虛朔盈矣

然或晦朔兩節氣而中氣介其間如丙戌仲冬去閏稍遠猶可不論獨辛丑仲冬至大寒俱在晦朔去閏最近進退無據苟且遷就有不勝其弊者夫閏法之主平氣行之已數千年矣今一變其術未久而輒窮至於無可如何則又安取紛更爲也

朱先生鶴齡

朱鶴齡字長孺吳江人明諸生穎敏嗜學嘗箋註杜甫李商隱詩集盛行於世鼎革後屏居著述晨夕一編行不知途路坐不知寒暑人或謂之愚遂自號愚庵嘗自謂疾惡若仇嗜古若渴不妄受人一錢不虛誑人一語云初爲文章之學及與亭林友亭林以本原相勸乃湛思覃力於諸經注疏及儒先理學以易理至宋儒已明然左傳國語所載占法皆言象本義精矣而未備撰易廣義畧四卷以蔡氏釋書未精斟酌於漢學宋學之間

撰尙書埤傳十七卷以朱子指擊詩小序太過與同縣陳啟源參考諸家說兼用啟源說疏通序義撰詩經通義二十卷以胡氏傳春秋多偏見鑿說乃合唐宋以來諸儒之解撰春秋集說二十二卷又以杜氏注左傳未盡合俗儒又以林氏注案之詳證參考撰讀左日鈔十四卷又有禹貢長箋十二卷作於胡渭禹貢錐指之前雖不及渭書而備論古今利害旁引曲證亦多創獲又有愚庵詩文集年七十餘卒

參史傳

周易廣義略序

余嘗讀左氏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知象居理數之先又讀繫辭知六十四卦中凡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無不於此乎探賾索隱乃益歎今人讀易盡廢象不講何異擿堙索冥自以爲昭昭揭日月而行也然余之爲廣義則仍

主輔嗣仲達之注疏與伊川之傳以推衍考亭所未備然後博引李鼎祚集解諸書蓋意在卽象以顯理而非欲離理而專求之象也如離理求象必將流入於穿鑿附會而不可爲典要漢魏以下如鄭玄荀爽王肅干寶陸績虞翻崔憬侯果諸家都從卦變互卦取義非不時契易旨而穿鑿傳會迂僻不可解者亦往往有之所以自宋迄今世不復尊信其書也近讀來梁山唐凝庵錢啟新三公論著實獲我心而亦時見其穿穴旁解撥遺程朱正義則又疑其矯枉之失何元子總統羣言善矣而別裁之功尙有未至此學者所當徧觀博識精求而約取之者也伊川傳易每略于卦變故自言止說得七分考亭本義中絕不及互體然大壯六五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此非互乎蓋二子之書專明義理則象學自有所未遑實非舉漢魏吳晉諸人所得

欲盡埽而芟薙之也誠能兼通象學而又不膠執乎其說豈非程朱二子之所樂予者哉余友吳子宏人研窮易象夙有同心與余同輯此書始自己未不意宏人奄忽捐館余復抱滯下之疾遂爲輟管陳子長發一日過余曰古人一隅反三經何必全解如黃東發王伯厚以略解而傳者多矣子何不撮舉其要自爲一書以示來者余感其言乃刺取其中攝合理象參論古今諸儒得失者得一百餘條復增益十餘條詮次爲四卷名曰廣義略云昔王晦叔著易解未竟而病篤晦叔每夜分祝天曰願假一二年毋死以成此書果遂其志今余一病而憊憊而遂至于廢業微獨學不逮古人精誠亦遜之遠矣然則余之拳拳菑殘而不忍盡付之于凋零磨滅者烏敢自謂于易學有裨乎亦欲使後之人知余之于易蓋有力不從心之憾如此也

尙書埤傳序

六經之學非訓詁不明然有訓詁不能無異同有異同不能無踳駁他經皆然尙書爲甚蓋尙書者帝王之心法治法所總而萃也後世大典章大政事儒者朝堂集議多引尙書之文爲斷據義解一訛貽害非渺如誤解用牲于郊牛二而世遂有主合祭天地及南郊北郊之說者矣誤解九族與罪人以族遂有旁及母族妻族而坐之者矣誤解桐宮居憂復子明辟而世遂以放君負展眞爲伊周之事矣誤解金作贖刑始以黃金易黃鐵矣誤解臣妾逋逃始以婦女從軍矣誤以洪範五行牽合庶徵福極而介甫反之遂謂天變不足畏矣誤以弗辟爲致辟居東爲東征而公孫碩膚之美不白矣誤解弱水在條支崑崙卽河源及書序成王伐東夷而漢武之窮兵西北隋唐之越海征遼

東皆不足戒矣嗟乎傳書豈易言哉百篇之文火于秦殘于漢馬融鄭玄王肅之徒開闢草昧甚爲簡略古文孔傳晚出書義稍顯孔穎達爲之疏雖正二劉之失未愜學者之心求其條貫羣言闡明奧指信無逾于仲默集傳者但其意主于撥弃注疏故名物制度之屬不能無訛筆力視紫陽易詩二傳亦多不逮識者不能無憾焉考明初令甲本宗注疏蔡傳附之後又以蔡傳未精命儒臣劉三吾等博采諸說參互考訂名書傳會選頒諸學宮其後大全行而此書遂廢又其後制科專取蔡氏而大全亦度高閣白首窮經仍訛踵陋讀禹貢者河渠遷改眩若追風陳洪範者九數相乘迷如辨霧此以攻經生章句猶隔重山況望其酌古準今坐而論作而行卓然稱有用之儒哉余竊用愍歎此埤傳之所由作也記曰疏通知遠而不誣書教也夫推

之時務而有宜有不宜不可謂通試之異代而或驗或不驗不可謂遠列朝經筵進講必首及尙書誠以三五以來崇功廣業咸出其中非徒古史記言記事之體余之輯是書也主詁義而兼及史家臚羣疑而斷以臆說務求爲通今適用之學庶幾孔堂之金石絲竹不盡至于銷沈磨滅云爾若以仲默之書羣然尸祝不應輒有異辭則余且擣舌而退夫仲默作傳已不盡同紫陽之說何獨疑于生仲默之後者哉

禹貢長箋序

神禹功高百王維夫子之稱之者曰盡力乎溝洫而子輿氏則云莫不善于貢夫所云不善者必其後世子孫奉行之失所云盡力溝洫則任土作貢是也考禹制貢之法兼行井牧實可治千萬世而無弊今夫天下之大患孰有過于漕渠咀咽閭殫爲

河流濬塞但成空談者乎又孰有過于中原土曠彌望蒿萊竭東南一隅以養西北者乎又孰有過于小民骨折髓枯梯航萬里而司農輒告匱者乎又孰有過于賦役無準吏緣爲奸額日廣而蠹日叢者乎凡此皆禹經畫所及一一深憂熟計于千載之上者也今觀禹貢一書甸服有粟米之輸則貢篚不及也八州之賦止以供五服諸侯之租稅而天子不煩挽漕也土貢雖及八州五服諸侯卽以所賦易之民不滋擾也甸法通于天下軍政藏焉養兵無絲粒費也灌溉廣而樹藝勤高者雍梁卑者揚究不聞土滿人滿之患也舉後世之曰積貯曰屯營曰進奉曰和買曰勸借曰封樁曰瓊林大盈之類聖人無不以身爲之救而以法爲之維嗚呼此禹之所以功高百王者乎或者謂澤洞旣平九州繁阜卽賓貢玉食惟王不會亦何害焉是不然禹

蓋以一人勞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者也荆揚財賦擅天下大半夫豈不逆知而其著之書曰土塗泥也田下下也土貢必謹誌所產遷其地而弗爲良也九等之賦有錯出以寬之不罄地之毛也使後之人讀之而喟然曰以彼其躬平澤洞如此利盡九州如此猶且恐恐然嗟嗟然甘監門臣虜之養而不恤者何爲也庶幾賓貢玉食不至爲徵山賦海者之所藉口乎此吾所謂後世末流之敝無不以身救之而以法維之者也或者又謂堯之爲君也茅茨土簋敝履鹿裘樸略焉而已及至禹而海錯橘柚有貢金銀有貢珠璣玉石有貢不幾爲漢唐之誅耐金遞荔支者觴濫乎是又不然夫風會日趨于奢而過損必激爲汰宋孝武見高祖牀頭土障壁上葛燈籠麻繩拂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後世人主安知不笑茅茨土簋敝履鹿裘爲陶唐一

田舍翁哉是故雕幾玩好吾不禁人主之所欲而但著爲則焉使之不責有于所無不悉索以爲富如是已爾若夫世變日新無藝之征疊加而未已斯固聖人之所深憂熟計而無可如何者也非其法之止可治一時不可以治千萬世也古今諸儒注此篇者不下二十家互有異同舛錯不少余甲申歲讀書金陵瓦官寺竊網羅諸說會粹一編謂厥賦貞當是下下之轉東迄北會于匯當是爲匯之訛聞以質之閩漳何元子先生先生躍然印可時先生方著春秋比事屬詞未及尙書遂命余卒成之藏皮敝篋已踰二紀頃乘暇日重加釐訂賦稅河渠自神禹至今三千餘年之利害得失約略如指掌以至山川都會地理水利之屬凡經文所有者無不博考而詳辨焉斯固經國之先資救時之良砭也百世而下苟能師神禹之意而用之斯民其有

瘳乎

毛詩通義序

詩之爲道以依永而宣苑結以微辭而託諷諭此非可以章句訓詁求也章句訓詁之不足以言詩爲性情不存焉然而古人專家之學代有師承又非可鑿空而爲之說漢唐以來詩家悉宗小序鄭夾漈始著辨妄朱紫陽從之指擊不遺餘力集傳行而詩序幾與趙賓之易張霸之書同廢雖然烏可廢也古人之書卷末多繫以序孔安國遷古文書序于各篇之首王弼遷易彖象爻辭于各卦之中毛公取詩序移置詩首亦猶是也序之出于孔子夏出于國史與出于毛公衛宏雖無可考然自成周至春秋數百年間陳之太師肆之樂工教之國子其必有所自來大約首句爲詩根柢以下則推而衍之推衍者閒出于漢

儒首句則最古不易觀于六亡詩之序止系以一言則後序多漢儒所益明矣觀于毛公之傳宛邱不同于序說則首句非毛公所爲亦明矣序之文既最古毛傳復稱簡略無所發明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詩或牽經以配序或泥序以傳經或贅詞曲說以增乎經與序所未有支離膠固舉詩人言前之指言外之意而盡汨亂之孔穎達疏義又依回兩家無以辨其得失則夫紫陽集傳之出大埽蒙翳而與以廓清此亦勢有必至也雖然毛鄭可黜而序不可黜序則無以爲說詩之根柢不得不循文揣義以臆解較之漢唐諸儒雖明簡近情而詩人之微文奧旨已不可復識此何異寫生者取雲孫之聲咳形容而追貌其祖先之面目又何異聽訟者去當時之契券證驗而冥決以後代之爰書求其不爽必無幸矣吾所謂鑿空之說不可以言詩

者此也雖然序果一一可信乎曰國風三頌舍序其無詩矣惟是楚茨信南山至采芣隰桑諸詩皆正雅也而序以爲刺幽衛武之抑幽王世詩也而序以爲刺厲凡若此類實難免于學者之疑吾以謂有不足疑者孔子時去周公將五百年太史掌記未亡矇瞍律呂未失賢人君子弦誦未絕也雅頌猶殘闕失次反魯始克正之況經戰國之雲擾秦政之燔滅楚漢之龍戰虎鬪能保無簡編之淆亂者哉書藏魯壁猶亡佚居半三百篇特存于小儒曲學佔畢諷誦之流傳何獨能一無訛舛孔刪如故哉吾則以楚茨諸篇定屬錯簡序已非當時之舊此又深有賴于紫陽之是正者也語云豕尺雖斷可定鍾律序爲詩之豕尺也尙矣一汨于康成之膠滯再汨于紫陽之斥排將聖人所謂主文譎諫厚人倫美教化以至于動天地感鬼神者其終晦昧

湮沒而不可求已乎余不敏竊主古義而參諸家于序之不可
易而可信者爲疏明之其牴牾不可信者則詳辨之要以審定
可否綜覈異同使積蔽羣疑渙若氷釋庶通經之一助云爾抑
觀東萊詩記所載朱氏云云皆奉古序爲金科黃東發引晦庵
新說亦多從序然則廢序言詩特過信夾漈之故初非紫陽本
指乎吾不敢以紫陽之詩有殊于孔氏之詩又不敢以孔氏之
詩而格夫紫陽之詩也故參伍羣說以折其衷焉世之學者其
毋以余爲輸攻紫陽斯可矣

左氏春秋集說序

記曰屬辭比事而不亂深於春秋者也今之說春秋何其亂與
則凡例之說爲之也自左氏立例公穀二氏又有例啖趙以下
亦皆有例言人人殊學者將安所適從如稱爵者褒也而會孟

何以書楚子則非盡褒也稱人者貶也或將卑師少也而僖公
之前何以君大夫將皆稱人則非盡貶與將卑師少也稱字者
貴之也而邾儀父許叔蕭叔有何可貴乎殺大夫稱名者罪之
也而陳洩冶蔡公子燮有何可罪乎諸侯失國名而夔子萊子
不名滅同姓名而楚滅夔齊滅萊不名則其說窮矣不書公子
爲削其屬也而弑君如楚商臣齊商人反稱公子則其說又窮
矣卿卒必記日月公至必告于廟益師不日薄之也而成公以
後皆書日桓會不致安之也而公行大半不書至則其說又窮
矣不得已有變例之說夫所貴乎例者正取其一成而不可易
若前後游移彼此乖午何以示萬世之繩準嗚呼夫子作春秋
上明天道下正人事變化從心安得有例例特史家之說耳自
隱桓至定哀二百四十二年間載筆者旣非一人則或詳或略

不免異辭所見所聞難于一概就史法言之尙無一成之例而乃欲執後人之例以按經又欲屈聖人之經以從例其可乎哉然則如之何亦曰求之春秋之所以作而已矣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某竊取之何謂志尊天子內中國討亂臣賊子尊王賤霸是也何謂義善者吾進之予之惡者吾退之奪之彼善此者猶進之予之純乎惡者吾亟退之奪之是也志以義明義以時立春秋之始諸侯驟強則細諸侯以扶天子春秋之中大夫專政則細大夫以扶諸侯春秋之季陪臣亂國則又細陪臣以扶大夫而前之治楚後之治吳越往往示其意于獎桓文愛宗國爵齊晉宋衛諸君之中若此者凡以尊天子也明王道也一筆一削蓋皆隨世變而爲之權世變異則書法亦異而豈有變例正例之可求哉後之說者乃曰聖人有貶無褒或又

曰聖人初無褒貶夫有貶無褒則春秋爲司空城旦之書聖人宅心不應如是刻覈若無褒無貶則全錄舊史是非不明何以有知我罪我之言而能使亂臣賊子懼耶吾故專以聖人之志與義爲斷不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則隨事生說辨愈繁而不可立教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則凡例諸說何嘗不可與聖經之微文奧旨相爲發明而近世儒者著論乃欲盡舉諸例而廢之其亦固而不可通也已余爲此書主以左氏傳取杜注孔疏及公穀啖趙數十家之論聚而觀之參互權衡雖未知于聖人之志與義若何而古今諸儒支離膠固之說刊剗無餘少以資學者經術經世之助庶幾于屬辭比事而不亂之旨有或當云

王先生錫闡

別爲曉庵學案

李先生顥

別爲二曲學案

張先生爾岐

別爲蒿庵學案

朱先生彝尊

別爲竹垞學案

閻先生若璩

別爲潛邱學案

楊先生瑀

楊瑀字雪臣武進人少日好立奇節既而厚自刻責率諸子鍵戶讀書自經史而外分授天官地理厯律兵農之書與惲遜庵講學南田及東林書院年七十餘卒著有飛樓集亭林稱爲高士云

參徐乾學
澹園集

傅先生山

傅山字青主陽曲人明諸生少尙氣節詣闕訟提學袁繼咸寃得白名聞天下明亡變服黃冠居土室以牽連被逮絕粒幾死有救之者得免海內大定乃稍出與客接有問學者曰吾學老

莊者也仁義禮樂強言之亦不工或與論宋諸儒則曰不得已吾取陳同甫雅不喜歐陽公以後之文曰是江南之文也康熙中薦博學鴻詞稱疾有司強昇至京師拒不入城魏公象樞以其老病上聞詔免試放還賜秩中書舍人遂稱疾篤羣公強之入謝昇至午門淚涔涔下掖之仆於地次日遽歸曰後世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亭林游晉與之訂交稱其高致後人輯其遺文筆記喜談小學及周秦諸子蓋隱居後絕世事於經史大義轉罕言之

參全祖望撰
事略及文集

路先生澤農

張穆撰亭林年譜注誤作澤溥今據車持謙所撰顧氏原譜及諸誌傳改正

路澤農字吾徵一字安卿曲周人父振飛明崇禎末官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開府淮上禦寇先生方幼會擒賊將發三矢中之唐王立閩中以舊恩招之先生從父往中道相失有強帥擁

兵欲字以女不從按劍仰天太息曰父方奔播自有室家不遑恤乃爲此乎遂留爲記室乘閒去遇父於廣州人以爲孝感時閩廣已內附父憂憤成疾焚香禱北辰斬以身代及父卒一慟嘔血數升時甫十七扶櫬行且行且哭瀕於毀途遇伯兄奔喪至吳中洞庭山厝焉伯兄留滯洞庭貧不能歸先生歲一南行省視後迎歸爲置田宅以養仲兄早沒遺孤教之成立常言人生無論出處當有惠澤及物故居雖約親族賴以舉火者數十家與外家申鳧盟兄弟以詩古文相切劘晚年殫心易理著有宜軒詩一卷草堂雜著數卷琴譜一卷亭林因叛僕之獄賴其伯兄爲之營救晚年北游數過其家曾留嗣子衍生讀書於曲周蓋與交誼最篤故作廣師篇曰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集中又有贈路光祿太平詩唐王在閩時召其父子賜

職光祿少卿並賜名太平也

參金德嘉撰墓誌 穆荃孫撰別傳 歸莊撰其弟路澤瀉家傳

亭林集

吳先生任臣

吳任臣字志伊莆田人寄籍仁和爲諸生志行端慤博學深思兼通天官奇壬之術又精樂律嘗於市上見編鐘一枚曰大呂鐘也滌視歎識果然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入明史館承修麻志著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廣搜博引世推其淹貫又著山海經廣注及周禮大義禮通春秋正考朔辨訛

託園詩文集

參史傳 亭林年譜

附錄

十國春秋以歐陽修作五代史於十國倣晉書例爲載記每畧而不詳乃採諸霸史雜史以及小說家言並證以正史集成是

書凡吳十四卷南唐二十卷前蜀十三卷後蜀十卷南漢九卷
楚十卷吳越十三卷閩十卷荆南四卷北漢五卷十國紀元世
系表合一卷地理志二卷藩鎮表一卷百官表一卷其諸傳本
文之下自爲之註載別史之可存者蓋用蕭大圜淮海亂離志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邵齊紀之例劉知
幾史通補註篇所謂躬爲史臣手自刊削除繁則意有所悞畢
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註者也其間於舊說虛
誣多所辨證如田頔擒孫孺年月則從吳錄而不從薛史呂師
周奔湖南年月則從通鑑而不從九國志南唐烈祖世家則從
劉恕十國紀年及歐史而不從江南野史吳越備史皆確有所
見其他類是者甚多五表考訂尤精可稱淹貫

四庫全書提要

張先生昭

張昭字力臣山陽人諸生精六書謹守許慎之說家貧隱於賈
博雅嗜古尤究心金石考定精密亭林音學五書成屬任校寫
本說文正字體酌古今之間與其二子叶增叶箕手書之

參史傳

亭林文集

王先生宏撰

王宏撰字無異號山史華陰人明諸生康熙己未以鴻博徵不
赴嗜學好古富藏金石廣交游爲關中聲氣領袖居華山下著
易象圖述山志砥齋集亭林入關始與訂交其後每至輒主其
家以朱子曾寄祿華州雲臺觀議建朱子祠堂兼立書院亭林
不欲自營菟裘謹割地建祠於家構齋曰易廬亭林借居之後
改名顧廬

參亭林年譜

李先生因篤

李因篤字子德一字天生富平人明諸生值寇亂走塞上訪求
勇士招集亡命思以殲賊見無可爲歸而閉戶讀經史爲有用
之學以文學負重名與二曲雪木並稱爲關中三李亭林游關
中訂交論學至契及亭林爲萊州黃培詩獄牽連先生聞之特
走京師告急諸友人復至濟南省視時稱其高義康熙己未召
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被徵時以母老多病力辭有司強
迫就道既授職呈請歸養格於吏議乃自上疏陳情詞旨切摯
其疏爲時傳誦得請歸侍母晨夕不離母喪後遂稱病不出平
生學以朱子爲宗二曲提唱良知關中學者皆服膺及居富平
先生與過從無間各尊所聞不爲異同之說深於經學著詩說
亭林稱爲毛鄭嗣音又著春秋說汪荅文亦折服焉又有受祺
堂詩文集

參史傳 宋學淵
源記 亭林年譜

馬先生驥

馬驥字驄御又字宛斯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官淮安推官改
靈壁知縣蠲荒除弊流亡復業有惠政歿祀名宦著左傳事緯
十二卷附錄八卷又繹史一百六十卷纂錄開闢至秦之事博
引古籍疏通辨證時人稱爲馬三代聖祖後命大學士張玉書
購取其書板入內庫亭林謁孟廟過鄒平與之訂交同訪碑郊
外稱所著書爲必傳之作

參漢學師承記
亭林年譜

附錄

左傳事緯分爲百有八篇篇加論斷首載晉杜預唐孔穎達序
論及自作邱明小傳一卷辨例三卷圖表一卷覽左隨筆一卷
名氏譜一卷左傳字奇一卷合事緯爲二十卷內地輿有說無
圖蓋未成也於左氏融會貫通其圖表考證精詳專門之學與

涉獵者相去遠矣

四庫全書提要

繹史首爲世系圖年表凡太古十卷三代二十卷春秋七十卷戰國五十卷別錄十卷仿袁樞紀事本末之例每一事各立標題詳其始末惟樞書排纂年月鎔鑄成篇此書則惟篇末論斷出於自作其事蹟皆博引古籍排比先後各冠本書之名其相類之事則隨附註或有異同譌舛以及依託附會者並於條下疏通辨證其別錄一爲天官二爲律呂通考三爲月令四爲洪範五行傳五爲地理志六爲詩譜七爲食貨志八爲考工記九爲名物訓詁十爲古今人表蓋以當諸史之表志亦薈萃諸書之文惟古今人表則全仍漢書之舊以所括時代與漢書不相應而與此書相應也雖其疏漏牴牾閒亦不免而蒐羅繁富詞必徵實非羅泌路史胡宏皇王大記所可及史例六家古無此

式與袁樞所撰著均可謂卓然特創自爲一家之體者矣

四庫全書

提要

汪先生琬

汪琬字茗文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授戶部主事累遷刑部郎中以奏銷案降北城兵馬司指揮復遷戶部主事歷官皆有政績兵馬司秩卑職冗懲姦除暴能得民心再入戶曹改漕糧官收官兌議裁吳三桂兵餉爲時所稱以病歸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在館六十日撰列傳百七十餘篇復乞病去居堯峰山下聖祖嘗問當世能爲古文者大學士陳公廷敬舉以對後南巡諭曰汪琬久在翰林文名甚著聞其居鄉不與聞外事可嘉賜御書一軸所爲文原本六經頗近南宋諸家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喪服咸有發明自訂類稿六十二卷續稿

三十卷別集二十六卷嘗論當世可師者以經學修明推亭林及李天生二人亭林亦推其古今五服考異而以殯精三禮論斷古今相勗焉

參史傳
亭林文集

文集

古今五服考異序一

昔者魯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兩漢猶有專名禮服之學者至於馬融鄭玄王肅譙周之屬皆號通儒莫不條析異同反覆拳拳於此勉齋黃先生亦嘗欲撰次喪服圖式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惜乎未及成書而遽歿也自晚近以來諱爲凶事往往弃而不講於是士大夫持服之時率皆私行其冒臆而王者制禮之意微矣予竊慨然故作此考以儀禮爲案而以今之律文斷之中間發明辨正雜采諸家之書而稍述鄙見於其

末孔子曰丘小人也何足以知禮孔子且云爾而况陋劣如琬者乎然用以羽翼律文殆不無小補云

古今五服考異序二

有問予者曰禮與律文不同今吾子之爲此考也率皆取裁於律是毋乃徇今而不古之好與予告之曰非也蓋嘗三復喪服傳而不能以無疑夫高祖在九屬之內大夫得立高祖廟士亦得祀高祖而顧不爲之服可疑一也曾祖距祖一世顧爲祖齊衰期而爲曾祖三月其降殺不太甚乎可疑二也丈夫三十而娶而爲之妻者乃有夫之姊之長殤之服可疑三也支子不祭則不得立廟尙何有於孤幼而繼父乃得爲前妻之子築宮廟可疑四也舅與從母皆母之黨也顧爲從母小功而爲舅止於緦抑何輕舅而重從母也可疑五也六夫絕緦於其旁親皆然

而獨服貴臣貴妾可疑六也漢魏諸儒守其師說牢固而不之變中間雖有舛譌往往從而曲爲之解自唐以來賢君察相知服制之當隨時損益也於是鳩集衆議而稱制以決之縣諸令甲以齊一之至於今日其文益詳且密吾聞之也禮有與民變革者矣其不可變革者則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也夫賢君察相因乎其所不可變革而損益其可變革者不亦善乎而又何周制之兢兢焉彼徇今而不通於古與好古而不協於今是皆謂之俗儒君子弗與也客既退遂錄之以爲序

五服圖後序

按勉齋黃氏儀禮經傳續及信齋楊氏儀禮圖一書其喪服門諸圖雖本儀禮而實參之以小戴記予所作則悉取喪服傳本文而又各以律文圖次之蓋前賢所重在攷經而序所重在遵

律宜其彼此不同也禮時爲大昔者殷人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從周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蓋善殷也夫於周則從之於殷則善之而不從者此無佗非時王之制故也朱子曰古今異宜禮文之變有不可考者又曰居周之世而欲行夏商之禮所謂反古之道由此言之學者之論禮服也當知所取法矣

答李舉人論以史證經書

昨足下見琬春秋諸論遽蒙手教之辱謂古人以經證史不以史證經解經諸作不當參以後世事其說甚辨然非琬所敢安也琬不能探援祕籍以相酬答試舉里塾諸童蒙所恒誦者爲足下言之幸足下少降心平氣而聽焉昔子程子之傳易也於屯之九五則引魏高貴鄉公唐儋昭二宗以證之於師卦則引

淮陰侯於六五則引郭子儀相州之敗以證之於否之九五則引王允李德裕以證之於遯之彖於未濟之九二則又引王允謝安子儀李晟以證之於坎之六四納約自牖則引漢四老人之定太子爲之反覆其故而痛切申明之此卽解經者以史證經之明驗也如其不可以爲證則淮陰侯以下諸人之事豈皆不出於史乎至於楊廷秀易傳引史尤多其佗若胡康侯之傳春秋鄭伯謙之論周禮舉莫不然彼歐陽永叔蘇明允諸作偶不及史耳非其果不可以證經也如果不可以爲證則易春秋傳與太平經國書決不妄引漢唐也明矣抑琬又聞春秋經中之史不當用易詩禮三經爲比今之士大夫果能上下數千年悉取春秋與漢唐宋之所以安危治亂以訖君子小人之用舍進退或同而異或異而同者無不哆口抵掌馳騁往復其間

而又能著諸文章成一家言以爲後世有國有家者之龜鑑此亦曠代之軼才也雖使借經立說而參之以後世之事謂之以史證經可也謂之以漢唐宋之史證春秋之史亦無不可者其殆子朱子所云解經而通世務者也惜乎今猶未見其人而琬又學識蠢陋不足以任之耳足下宜蚤自奮勉用此倡導後生而顧爲之詞曰史不可以證經然則琬尙奚望哉

亭林從游

徐先生乾學

別爲健庵學案

徐先生元文

徐元文字公肅號立齋崑山人順治己亥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歷官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尙書掌翰林院事先生爲亭林之甥與兄健庵家庭研學汎濫百家根柢六經務於致用

監修明史久於其事多所主持亭林曾有答書論修史之難敕修政治訓典平定三藩方略一統志並爲總裁聖祖右文於鴻章鉅典編纂之事輒曰須徐家兄弟爲之所著有奏疏及明史稟雜文若干卷

參韓荃撰行狀 亭林集

陳先生芳績

陳芳績字亮工常熟人父鼎和居語濂涇亭林避難至比鄰訂交時先生年猶少其後屢有詩篇酬答所著有歷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

參亭林集年譜

愚庵交游

陳先生啟源

陳啟源字長發吳江人與同里朱愚庵同治經學愚庵作毛詩通義先生實與之參正自著毛詩稽古篇三十卷訓詁一準諸

爾雅篇義一準諸小序詮釋經旨一準諸毛傳而鄭箋佐之其

名物則多以陸璣疏爲主題曰毛詩明所宗也曰稽古篇明爲

唐以前專門之學也依次解經不載經文但標節目前人論說

已明者則置之又爲總詁分六目末爲附錄則統論風雅頌之

旨大旨堅持漢學不容出入引據賅博疏證詳明一一皆有本

之談蓋矯明代說經喜騁虛辨而爲徵實之學惠氏定宇亟稱

之所著又有尙書辨略二卷讀書偶筆二卷存耕堂稟四卷

參四

庫全書提要 漢學師承記 文獻徵存錄

毛詩稽古篇敘例

先儒釋經惟求合古後儒釋經多取更新漢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孫氏故毛故訓傳書有大小夏侯解故故者古也合於古所以合於經也後儒厭故喜新作聰明以亂之棄雅訓而登俗

詮援叔世以證先古爲說彌巧與經益離源也惑之竊不自揆欲參伍衆說尋流溯源推求古經本旨以挽其弊而諸經注疏惟毛詩敘傳最古擬首從事焉適長孺朱子以所著毛詩通義示余共商榷其疑因銳意搜討加以辨證得一義輒札記之積久得如千條彙輯成帙名曰毛詩稽古編云爾原古人釋經多由師授不專據經本況詩得於諷誦非竹帛所書確有畫一諸儒傳寫師讀各分經文亦互異故字與義有不必然符者非得師授豈能辨其孰是哉今師授雖絕而傳義尙存尋釋傳義以考經文其異同猶可正也此當稽古者一也又古今文義差殊若胡越之不同聲矣毛鄭字訓率宗爾雅於今似爲驚俗在古實屬恆詮不可易也用古義以入文文固難說時人之目彊古經以就今義亦豈合古人心乎夫積字而有句積字句而有

篇章字訓既譌篇旨或因以舛非小失也此當稽古者二也又三代迄今垂二千餘載雕樸剝方匪一日之積時世屢更風俗迥異古聖賢行事因乎時耳宜於古者未必宜於今然據今人習俗併謂古人無其事亦非通論也惟立身於古世以論斷古人斯詩之性情得矣此當稽古者三也又若弁冕車旗之制鼎鼐俎豆之儀朝會燕饗之規禘祫郊邱之議焚書而後典禮無憑聚訟以還是非莫定此皆難臆決者至於山川陵谷屢易其形草木禽魚不恒厥性祇可卽古以言古不可移古以就今其地名物類間有相同非俚俗之流傳卽文人之附致縱或偶符於古豈必可證於雅存其信而闕其疑勿以今之似亂古之真竊謂有一得焉

古今爲詩學者無慮數十家其說燦乎備矣今日論詩不必師

心以逞惟當擇善而從故斯編止參酌舊詁不創立新解集傳大全今日經生尙之而注疏亦立於國學故所辨證此二書爲多其魏晉六朝諸家之說則正義所引用也其宋元諸家之說則集傳所未取大全所編輯也故辨證亦及焉若近儒所著亦互有得失但世鮮尊信無庸置喙焉爾
折衷衆說必引據古書擇其義優者以決所從不敢憑臆爲斷其引據之書必明著於編俾可展卷取驗示傳信也其限於見聞局於心知疑而未定者謹闕所不知不敢妄論引據之書以經傳爲主而兩漢諸儒文語次之以漢世近古也魏晉六朝及唐又次之以去古稍遠也宋元迄今去古益遠又多鑿空之論譌託之書非所取信然其援據詳明議論典確鄙見賴以觸發者亦百有一二焉

前人謬誤已經他書指摘者槩不贅及其指摘有未盡則曲暢之必先云某說如此不敢攘人之美也若指摘未當則加駁難長孺通義駁正羣言最爲允當頗亦采錄鄙說余之述是編以補通義之未備也但讀書論古不必立異亦不可苟同故持說閒有與通義殊者各從所信也其同者不復覲縷若所見雖同而說有更進亦不憚詞費正欲兩書相輔而行耳

凡有辯難必述原說以引其端習見者略述之希見者詳述之其所援據亦然至引述諸儒或以名或以字或以氏或以書偶因文便非義例所存

此編之例有誤則辯無則置之或一語而頻及或連章而闕如非同訓釋家句櫛字比也故止題篇什不載經文

辯證諸條各隨本詩爲次釐爲二十四卷其有義統全經訓連

數什則別爲五卷實諸後名曰總詁復類分之爲舉要爲攷異爲正字爲辯物爲數典爲稽疑凡六門焉

總詁之後又斷以附錄一卷凡經注譌脫已列稽疑而辯析未詳者傳箋釋文字義故實須加攷證者辯證詩義因而旁及他典者論斷已明尙有餘意未盡者後儒之說未甚著聞而其誤須辨者豎義稍越常聞恐人河漢其言者三家詩說可爲傳聞之助者皆彙入焉其前後仍以經爲次

字體譌陋於今極矣有俗體之譌如熬澄按拯飲鑿肖匪等有借用之譌如

俟專移沽篤等有妄減之譌如韓雪雷衛薛軟等有妄增之譌如菽盧寂

字爲二字而譌者如瀾與漣與有合數字爲一字而譌者如

省省皆作省俗論句皆作合復復皆作復句奉吻皆作忽艷秩載皆作秩等有因形近而譌者如憂段孝等有因音近而譌者如鋌錠飲餉但祖等與借用似同而實異此類不勝屈指取

彼俗書準諸古義大半皆譌繕寫斯編本欲悉加釐定一遵說

文又恐大驚俗目俾覽者茫然必至廢書而歎今止於點畫間

斟酌雅俗略正其一二務令時目一覽便識其稍晦者注於本

字下每卷止注首一字再見者不復注至經文字體則別詳總詁正字門

亭林私淑

黃先生汝成

黃汝成字庸玉號潛夫嘉定人廩貢生選安徽泗州直隸州訓導以憂未赴先生才識敏達博涉能文學不泥章句而留心經濟於田賦職官選舉河漕鹽筴錢幣有關治亂得失之故一一攷正源流務得真是亭林日知錄一書服膺最深綜顧氏同時暨後賢著誤廣爲搜擇融貫條繫成集釋三十二卷刊誤四卷又通厯算之學爲休寧戴氏歲實攷同邑錢氏朔實攷校補各

一卷袖海樓文集六卷道光十七年卒年三十九

參李兆洛撰家傳葛其

仁撰傳

日知錄集釋叙

自明體達用之學不修僞生鉅材日事纂述而鴻通瓌異之資遂率隳敗於詞章訓詁襍績破碎之中漢時經術修明賢哲著書大都采擇傳記百家論說時政與己志而已魏晉以降著錄始廣唐以後遂歧分爲數家其善者自典章經制文物度數以及佛老之書微裔之迹莫不明其因革損益巨細本末號稱繁博然求其坐而言可起而行修諸身心達於政事者不數覩焉崑山顧亭林先生質敏而學勤誼醇而節峻山處貞亮固已合於大賢雖遭明末喪亂遷徙流離而譏述不廢先後成書二百餘卷閎廓奧蹟咸職體要而智力尤瘁者此也其言經史之微

文大義良法善政務推禮樂德刑之本以達質文否泰之遷嬗錯綜其理會通其旨至於賦稅田畝職官選舉錢幣權量水利河渠漕運鹽鐵人材軍旅凡關家國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變之道詞尤切至明白其餘考辨亦極賅洽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又曰困者德之辨也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非善成其鴻通瓌異之資而畢出於體用焉哉元明諸儒其流失喜空言心性凡講說經世之事者則又迂執寡要先生因時立言頗綜覈名實意雖救偏而議極峻正直俟諸百世不惑而使天下曉然於儒術之果可尊信者也汝成鑽羣是書屢易寒暑又得潘檢討刪飾元本閭徵君沈鴻博錢宮詹楊大令四家校本先生討論既夥不能無少少滲漏四家引申辯證亦得失互見

然實爲是書羽翼也用博采諸家疏說傳注名物古制時務者
條比其下伏處海濱見聞孤陋又者碩著書富邃而義無可附
則亦闕諸竊慮躊躇有踰簡略嗚呼學識遠不逮先生毛髮而
欲以微埃涓流上益海岱之崇深抑愚且妄矣然先生之體用
具在學者循其唐塗以窺賢聖制作之精則區區私淑之心識
小之愾或不重爲世所詬病者矣書凡三十二卷篇帙次第略
不改易集釋條目諸賢名氏里爵具列於後而輒著其大指於
篇

先生著述閎通是書理道尤博學術政治皆綜隆替視彼竅言
奚啻瓶智自康熙三十四年吳江潘檢討刻於閩中流行既久
刊刷多譌潛邱諸君皆有斟正今茲集釋卽緣爲權輿復廣加
鉤析脫字既增誤文亦削諸君別著論纂雖殊指意可并則亦

附諸至先生所纂金石文字記山東考古錄石經考五經同異
音學五書郡國利病書亭林詩文集菰中隨筆等書凡藉參稽
亟爲決擇若異徑庭不引詮訓至漢唐及明經史傳紀諸子雜
家皆先生博綜穿穴茲更無事駢枝凡所稱引率斷自先生同
時及後賢所述先生問學浩博論說深遠專綜大綱或忘識小
諸家辨駁其無關閎旨者勿論間有異同轉滋歧舛用援鄭詁
禮經顏注漢史之例拾遺元文參以私測更列眾言加之融釋
諸經訓纂眾史傳志其文可互通者悉隨先生所錄疏明至義
類所觸或摭實略虛或舍新徵舊又逸書別史諸子百家分見
少殊援引斯異亦隨所列之文所據之本略事鉤甄以祛舐滯
先生負經世之志著資治之書舉措更張言尤慨切第世異盛
衰則論貴參伍求棟買轂何殊區霧爰竭顛愚略疏偏激不爲

掉磬間陳一孔雖會幾深終慚和繆又先生留心時務奏議文
書事關利害皆入簡編今有發明廣爲采厠著書誠尙雅馴立
說亦爭要領或節錄其篇或咸登其論理勢恐失其真辭氣多
仍其筆亦準全書惟求實事至於詞原曲喻隱多未正既輒舛
馳闕疑云爾

世嬗歲遷學者輩出參考古今蔚成宏傑其論治體要道經術
文章器識雖殊穿并則一閒著名理有出先生論述外者既綜
疏列至於考證諸家意主搜羅凡所引稱時至繳繞今入注文
但取證明奚事炫博輒加刪節歸諸簡覈若語有繁略理無醇
疵既列其凡不廣附麗

疏說既繁主名難一氏族不署淆舛易滋然或同籍系罔辨纂
言既異存亡須分著錄始輯注文但稱某氏惟氏同則殊以官

諡同則加以地其他區異指亦準斯至同時材哲則概著其名
事取標題義無軒輊第上相位崇守土分別兼獲師承宜謹書
策少變其文復同前例叔重解字引賈逵之說書官以尊康成
治詩重毛公之賢稱箋自下爰式先儒用慎操翰

潘氏耒字次耕吳江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官檢討元刪錄本
通行刊本

閻氏若璩字百詩太原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元校本

楊氏名字字簡在江陰人拔貢生官知縣元校本

沈氏彤字冠雲吳江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元校本

錢氏大昕字曉徵嘉定人官少詹事元校本

談氏允厚字厚臣嘉定人

胡氏承諾字君信一字石莊石門人舉人

王處士錫闡字寅旭吳江人

張氏爾岐字稷若濟陽人

陸氏世儀字道威太倉人

唐氏甄字鑄萬夔州人舉人官知縣

陸清獻隴其字稼書平湖人進士官御史從祀廟庭

魏鴻博禧字冰叔寧都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

李文貞光地字晉卿安溪人官大學士

徐司寇乾學字原一崑山人進士

朱檢討彝尊字錫鬯秀水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

慕氏天顏字鶴鳴靜寧人進士官漕運總督

儲大令方慶字廣期宜興人進士

嚴太僕虞惇字寶成常熟人進士

姜氏宸英字西溟慈溪人官編修

方侍郎苞字靈皋桐城人進士

惠侍讀士奇字天牧吳縣人進士

任氏原祥字王谷宜興人

王給事命岳字伯咨晉江人

陳氏啟源字長發吳江人

梅氏文鼎字定九宣城人

臧氏琳字玉林武進人

邱氏嘉穗字秀瑞浙江人舉人

陳庶子遷鶴字介石安溪人

楊編修繩武字文叔吳縣人

顧司業棟高字復初無錫人

陳文恭宏謀字汝咨臨桂人官大學士

陳總兵倫炯字資齋同安人

曹給事一士字謬庭上海人進士

汪氏師韓字抒懷錢塘人官編修

柴氏紹炳字虎臣仁和人

謝中丞敏字肅齋武進人

陳通政兆崙字句山錢塘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庶吉士

全氏祖望字紹衣鄞縣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

陳鴻博黃中字和叔吳縣人乾隆初舉

徐鴻博文靖字位山當塗人乾隆初舉

喬氏光烈字敬亭上海人進士官巡撫

裘文達曰修字叔度新建人進士官尙書

官氏獻瑤字瑜卿安溪人官洗馬

王方伯太岳字芥子定興人進士

姚氏範字南青桐城人官編修

江氏永字慎修婺源人

盧氏文弼字紹弓餘姚人侍講學士

陸中丞燿字青來吳江人舉人

莊侍郎存與字方耕武進人進士及第

王氏鳴盛字鳳喈嘉定人光祿寺卿進士及第

黃氏中堅字震生吳縣人

戴氏震字東原休寧人庶吉士

趙氏翼字雲崧陽湖人貴西兵備道進士及第

姚刑部鼎字姬傳桐城人進士

柴御史潮生

胡御史蛟齡

楊侍郎永斌

王上舍應奎字柳南常熟人

孫氏志祖字頤谷仁和人進士官御史

惠氏棟字定宇侍讀子

鳳氏韶字德隆江陰人歲貢生

朱氏澤澣字止泉寶應人

錢徵士大昭字晦之嘉定人嘉慶初舉孝廉方正

梁氏玉繩字曜北錢塘人

汪明經中字容甫江都人

劉學博台拱字端臨寶應人

莊大令述祖字葆琛陽湖人進士

莊氏綬甲字卿縐大令子

錢學博塘字岳源嘉定人進士

洪氏亮吉字稚存陽湖人官編修

桂氏馥字未谷曲阜人進士官知縣

孫兵備星衍字淵如陽湖人進士及第

凌氏廷堪字次仲歙人進士官教授

雷氏學淇字介庵直隸通州人進士

張大令雲璈字仲雅錢塘人舉人

陳同知斌字白雲德清人進士

程方伯含章字月川景南人舉人巡撫左遷布政使

劉氏逢祿字申受武進人進士官禮部主事

陸學博珣字子劭嘉定人

管氏同字異之上元人舉人

沈明經字啟大嘉定人

劉明經字孟塗桐城人

嚴氏如煜字樂園溆浦人孝廉方正官按察使

沈學博欽韓字文起吳縣人舉人

阮閣部元字伯元儀徵人今官協辦大學士雲貴總督

陶宮保澍字雲汀安化人進士今官兵部尙書兩江總督

東方樹字植之桐城人

姚大令瑩字石甫桐城人進士今官江蘇知縣

周濟字保緒荆溪人進士今官教授

魏源字默深邵陽人舉人今官內閣中書

張生洲字淵甫吳江人舉人今官教諭

謝占壬字□□寧波人

施彥士字樸齋崇明人舉人今官知縣

徐璈字六襄桐城人進士今官知縣

左暄字春谷涇縣人

清儒學案卷七終

王制宰春谷縣人

王制宰大縣縣人舉士今官縣

王制士宰縣縣人舉人今官縣

王制士宰縣縣人



